



通志堂經解

仁
1.411
933



者以行遠登高辟順父母以
言遷自卑辟和妻子則泥矣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

語錄曰功用兼精粗而言天地是體鬼神是用○又曰功用只是論發見者○

又曰如寒來暑往日往月來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皆鬼神之功用

而造化之迹也

語錄曰鬼神是天地間造化只箇二

氣屈伸往來神屬陽鬼屬陰往者屈來者伸便有箇迹恁地○又曰雨風露雷日月晝夜此鬼神之迹也此是白日公平正直之鬼神若所謂有嘯于梁觸吾躬此則所謂不正邪暗或有或無或去或來或聚或散者又有所謂禱之而應

祈之而獲此亦所謂鬼神同一理也世間萬事皆此理但精粗小大之不同耳

○陳氏曰造化之迹以陰陽流行著見於天地者言之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

曰是說往來屈伸乃理之自然非有安排措置○又曰二氣即陰陽也良能是其靈處愚謂以二氣言則鬼

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

語錄曰二氣謂陰陽對峙各有所屬○陳氏曰靈云者只是自然屈

伸往來恁地活爾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



語錄曰一氣即陰陽運行之氣至則皆至去則皆去之謂也○又曰以一氣言則方伸之氣亦有伸有屈其方伸者神之神其既屈者神之鬼既屈之氣亦有屈有伸其既屈者鬼之鬼其來格者鬼之神天地人物皆然不離此氣之往來屈伸合散而已○陳氏曰自一氣言之則氣之方伸而來者屬陽為神氣之已屈而往者屬陰為鬼如春夏是氣之方長屬陽為神秋冬是氣之已退屬陰為鬼○又曰神之為言伸也伸是氣之方長者鬼之為言歸也歸是氣之已退者

其實一物而已

陳氏曰其實則一物如手之正面屬陽覆手則屬陰

為德猶言性情功

效 語錄曰性情乃鬼神之情狀能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便是功效○又曰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是情性體物而不可遺是功效○問有性情便有功效有功效便有性情所謂性情者莫便是二氣之良能所謂功效者莫便是天地之功用否曰鬼神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人須是於那良能與功用上認取其德○黃氏曰性情功效只是造化之迹日月自有日月之性情功效風雷自有風雷之性情功效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

是其為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 文集曰天地之升降日月之盈縮萬物之消息變化

無一非鬼神之所為者是以鬼神雖無形聲而徧體乎萬物之中物莫能遺○又曰鬼神者氣之往來須有此氣方有此物是為物之體也○又曰物之聚散始終無非二氣之往來伸屈是鬼神之德為物之體而無物能遺之也○其語錄曰有是實理而後有是物鬼神之德所以為物之體而不可遺也

言體物猶易所謂幹事

語錄曰體幹是主宰體物是與物為體幹事是與事為幹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

在其左右

齊側皆反

齊之為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

易本義曰湛然純一之謂齊○

陳氏曰齊其思慮之不齊以至於齊**明猶潔也** 陳氏曰是明潔其心**洋洋流動充滿之意**

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

可遺之驗也

陳氏曰言鬼神之德無所不在能奉承畏敬則此理昭然流動充滿於上下左右間此是鬼神陰陽之發見昭著處

蓋體物而不遺之驗也**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君萬悽愴此**

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謂此爾

語錄曰如鬼神之露光處是昭明其氣蒸上處是焄

蒿使人精神竦然是悽愴○又曰昭明是光耀底焄蒿是哀然底悽愴是凜然底○又曰昭明乃光景之屬焄蒿氣之感觸人者悽愴如漢書所謂神君至其風颯然之意○又曰焄蒿是鬼神精氣交感處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度待洛反射音亦詩作斲

詩大雅抑之篇格來也矧況也射厭也言厭怠而不

敬也

陳氏曰言神明之來視不見聽不聞皆不可得而測度矧可厭射而不敬乎

思語辭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夫音扶

誠者真實無妄之謂

陳氏曰誠字後世都說差了到程子方云無妄之謂誠字義始明至朱子又增兩字曰真實無

妄之謂尤見分曉

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

此文集曰鬼神只是氣之屈伸其德則天命之實理所謂誠也○又曰鬼神是實有者屈是實屈伸是實伸屈伸合散無非實者○又曰鬼神皆是實

理處發見故未有此氣便有此理既有此理必有此氣○陳氏曰此理雖隱微而甚顯以陰陽之往來屈伸皆是真實而無妄所以發見之不可揜如此

右第十六章

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前三章

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

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大小而言

語錄曰不見不聞此正指隱處如前

後章只舉費以明隱也○愚謂此前三章曰道不遠人曰素位而行曰行遠自邇者言日用之間事雖至近而道無不在此費之小者也此後三章曰舜大孝曰文王無憂曰武王周公達孝者言道雖至近而推之則放乎至遠而無窮此費之大者也此章曰不見不聞者即其體之隱而又曰體物如在此所謂隱者亦未嘗不昭著此則兼費隱包小大而言也

或問鬼神之說其詳柰何曰鬼神之義孔子所以

告宰予者見於祭義之篇其說已詳而鄭氏釋之

亦已明矣其以口鼻之嘘吸者為竅耳目之精明者為魄蓋指血氣之類以明之

語錄曰口鼻之嘘吸以氣言也目之精明以血言也

耳之精明何故以血言醫家以耳屬腎精血盛則聽聰精血耗則耳聾矣氣為血為魄○問眼體也眼之光為魄耳體也何以為耳之魄曰能聽者便是如老人耳重目昏便是魄漸要散程子張子更以陰陽造化為說則

其意又廣而天地萬物之屈伸往來皆在其中矣

陳氏曰鬼神之義甚博程子就陰陽二字發用之迹顯然可見者言之張子亦言二氣自然能如此大綱只是往來屈伸之謂耳蓋陽

竅為神陰魄為鬼語錄曰問竅魄如何是是以其在人也

陰陽合則魄凝竅聚而有生陰陽判則竅升為神

魄降為鬼語錄曰天地陰陽之氣交合便成人氣便是竅精便是魄到得將死熱氣上出所謂竅升下體漸冷所謂魄降竅歸

于天魄降于地而人死矣易大傳所謂精氣為物遊竅為變故知

鬼神之情狀者正以明此語錄曰精氣為物精與氣合而生者遊竅為變則氣散而死其魄降矣○

又曰精氣聚而為物何物而無鬼神遊竅為變竅遊則魄之降可知○陳氏曰陰精陽氣聚而生物乃神之伸也而屬乎陽竅遊魄降散而為變乃

鬼之歸也而屬乎陰鬼神情狀大槩不過如此而書所謂祖落者亦以其升降為

言耳陳氏曰祖是竅之升上落是魄之降下若又以其往來者言之則來

者方伸而為神往者既屈而為鬼陳氏曰氣之伸與來處屬陽為神氣之屈與往

處屬陰為鬼蓋本上下氣耳蓋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陽主伸

陰主屈而錯綜以言亦各得其義焉學者熟玩而

精察之葉氏曰學者先看天地二氣之屈伸若朝暮若寒暑若榮謝大綱已明却反驗之一身自父母成育之始及少長壯老之變

起居動息晝夜夢覺熟體而精察之無餘蘊矣如謝氏所謂做題目入思議

者則庶乎有以識之矣案謝氏曰這箇便是天地間妙用須是將來做箇題目入思議始得講說不濟

事 曰諸說如何曰呂氏推本張子之說尤為詳備

案呂氏曰鬼神者二氣之往來爾物感雖微無不通於二氣故人有是心雖自謂隱微心未嘗不動動則固已感於氣矣鬼神安有不見乎其心之動又必見於聲色舉動之間人乘間以知之則感之著者也但改本有所屈者不亡一句

案呂氏曰往者屈也來者伸也所屈者不亡所伸者無息乃形潰反原之意張子他書

亦有是說 案張子曰形聚為物形潰反原反原者其游魂為變歟而程子數辨其非

東見錄中所謂不必以既反之氣復為方伸之氣

者其類可考也 案程子曰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

之氣復為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又曰若謂既返之氣復將為方伸之氣必資於此則殊與天地之化不相似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何復資於既斃之形既返之氣以為造化近取諸身其開闔往來見之鼻息然不必須假吸復入以為呼氣則自然生人氣之生生於真元天之氣亦自然生生不窮至如海水因陽盛而涸及陰盛

而生亦不是將已涸之氣却生水自然能生往來屈伸只是理也盛則便有衰晝則便有夜往則便有來○愚謂屈伸往來者氣也其所以屈伸往來者理也往而屈者其氣已散來而伸者其氣方生生之理自然不窮若謂以既屈之氣復為方伸之氣則是天地間只有許多氣來去是輪迴之說而非理之本來也

謝氏說則善矣但歸根之云似亦微

有反原之累耳 案謝氏曰動而不已其神乎滯而有迹其鬼乎往來不息神也摧什歸根鬼也致生之故其鬼神致

死之故其鬼不神何也人為神則神以為不神則不神矣知死而致生之不知知死而致死之不仁聖人所為神明之也○語錄曰歸根本老氏語畢竟無歸這箇何曾動此性只是天地之性當初亦不是自彼來而入此亦不是自往而復歸如月影在這盆水裏除了這盆水這影便無了豈是這月飛上天去歸那月又如這花落便無這游楊之說皆有

不可曉者 案游氏曰道無不在鬼神且道之妙用也其德顧不盛歟夫欲知鬼神之神者反求諸其心而已神將來舍則是神

之格思也若正心以度之則乖矣所謂不可度思也正心度之猶不可又況得而忘之乎所謂不可射思也不可度故視不見聽不聞不可射故如在如上在其左右也夫微之顯如此以其誠之不可揜也誠則物物皆彰矣故不可揜之顯者其理也誠之不可揜以其德言也○揚氏曰鬼

神之德唯誠而已誠無幽明之間故其不可揜如此夫不誠則無物所謂體物而不可遺者尚何顯之有知此其知鬼神矣 唯妙

萬物而無不在一語近是而以其他語考之不知

其於是理之實果如何也案楊氏曰鬼神體物而不可遺蓋其妙萬物而無不在故也 侯

氏曰鬼神形而下者非誠也鬼神之德則誠也案

經文本贊鬼神之德之盛如下文所云而結之曰

誠之不可揜如此則是以為鬼神之德所以盛者

蓋以其誠耳非以誠自為一物而別為鬼神之德

也今侯氏乃析鬼神與其德為二物而以形而上

下言之乍讀如可喜者而細以經文事理求之則

失之遠矣程子所謂只好隔壁聽者其謂此類也

夫案侯氏曰只是鬼神非誠也經不曰鬼神而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鬼神之德誠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鬼神亦器也

形而下者也學者心得之可也○語錄曰侯氏解鬼神之為德謂鬼神為

形而下者鬼神之德為形而上者且如中庸之為德不成說中庸形而下

者中庸之德為形而上者 曰子之以幹事明體物何也曰天下之

物莫非鬼神之所為也故鬼神為物之體而物無

不待是而有者然曰為物之體則物先乎氣必曰

體物然後見其氣先乎物而言順耳語錄曰不是有此

凡是有這鬼神了方有此物及至有此物了又不能違乎鬼神也體物

將鬼神做主將物做賓方看得出是鬼神去體那箇物鬼神却是主也

幹猶木之有幹必先有此而後枝葉有所附而生

焉貞之幹事亦猶是也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

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與平聲

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舜年百有十歲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材質也篤厚也語錄曰是因材而加厚此子栽植也氣至而滋息為培

氣反而遊散則覆

語錄曰物若扶植種在土中自然生氣湊泊他疾病此自有生氣則藥力之氣依之而生意滋長若已危殆則生氣流散而不復相湊矣○問上言德而受福而以氣為言者何曰道理是如此亦非定有箇物使之然若是成時自節節地長將去恰似有箇物常扶助他若是敗時自節節地消磨將去恰似有箇物來推倒他道理都如此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

之自天申之

詩大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詩作顯申重也

故大德者必受命

受命者受天命為天子也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為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

或問

十七章之說曰程子張子呂氏之說備矣案

子曰知天命是達天理也必受命是得其應也命者是天之付與如命令之命天之報應皆如影響得其報者是常理也不得其報者非常理也然

而細推之則須有報應但人以淺狹之見求之便為差至天命不可易也然有可易者唯有德者能之如修養之引年世祚之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此道也○張子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命命天德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脩天而已故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呂氏曰天命之所屬莫踰於大德至于祿位名壽之皆極則人事至矣天命申矣天之萬物其所以為吉凶之報莫非因其所自取也植之固者加雨露之養則其未必盛茂植之不固者震風凌雨則其本先撥至于人事則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是皆因其材而篤焉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者也古之君子既有憲憲之令德而又有宜民宜人之大功此宜受天祿矣故天保佑之申之以受天命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是亦栽者培之之義與○又曰命雖不易惟至誠不息亦足以移之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楊氏所辨孔子不受命之意則亦程子所謂非常理者盡之案楊氏曰孔子當衰周之時猶之生非其地也雖其雨露之滋而牛羊斧斤相尋於其上則其濯濯然也豈足怪哉而侯氏所推以謂舜得其常而孔子不得其常者尤明白也案侯氏曰舜匹夫也而有天下此所謂必得者先天而天弗違也孔子亦匹夫也亦德為聖人也而不得者後天而奉天時也

必得者理之常也不得者非常也得其常者舜也不得其常者孔子也 至於顏跖壽夭之不齊則亦不得其常而已楊氏乃忘其所以論孔子之意而更援老聃之言以為顏子雖夭而不亡者存則反為衍說而非吾儒之所宜言矣且其所謂不亡者果何物哉若曰天命之性則是古今聖愚公共之物而非顏子所能專若曰氣散而其精神竟魄猶有存者則是物而不化之意猶有滯於冥漠之間尤非所以語顏子也案楊氏曰顏跖之天壽不齊何也老子曰死而不亡曰壽顏雖夭而不亡者猶在也非夫知性知天者其孰能識之侯氏所謂孔子不得其常者善矣然又以為天於孔子固已培之則不免有自相

矛盾處蓋德為聖人者固孔子之所以為裁者也
至於祿也位也壽也則天之所當以培乎孔子者
而以適丁氣數之衰是以雖欲培之而有所不能
及爾是亦所謂不得其常者何假復為異說以汨

之哉

案侯氏曰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裁者培之傾者覆之如孔子者培之耶覆之耶何其窮也曰培之覆之非謂如孔子者也孔子德為聖人其名與祿壽孰御焉固已培之矣孟子所謂天爵者也何歉於人爵哉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

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

功累仁之事也

語錄曰自公劉大王積功累仁至文王適當天運恰好處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

保之

大音泰下同

此言武王之事纘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大王

肇基王迹

三山陳氏曰周家之業自大王遷岐從如歸市是時人心天意已有為王之基矣

詩云至于大

王實始翦商

詩傳曰翦斷也○蔡氏曰大王雖未始有翦商之志然大王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

緒業

也戎衣甲冑之屬壹戎衣武成文言一著戎衣以伐

紂也

三山陳氏曰武王一擐戎衣以有天下此蓋天命人心之極不得而辭者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

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追王之王去聲

此言周公之事未猶老也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

乎王迹之所起也

語錄曰問牧野之奠追王太王王季文王疑武王時已追王曰武王之時恐只是喚呼作王至周公

制禮樂方行其事如今奉上册先公組紃以上至后稷也

愚按組紃大王

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

於無窮也

語錄曰禮家載祀先王服衾冕祀先公服鷩鷩鷩鷩諸侯之服雖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然不敢以天子之服臨其先公但鷩冕七旒十二玉與諸侯不同○愚謂組紃以上雖追王

所不及然又欲推大王王季之意故以天子之禮祀之制為禮法以及

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

下諸侯絕大夫降

語錄曰如期之喪天子諸侯絕大夫降然諸侯大夫尊同則亦不絕不降姊妹姪在諸侯則亦不絕

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

永嘉陳氏曰伸情於父母處獨齊衰之喪上同於天子其他各有限節等殺不可盡

推己以及人也

陳氏曰周公以文武之意追尊其先祖又設為禮法通行此意於天下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

謂之孝

陳氏曰通天下皆稱之非一人私謂之孝也○真氏曰舜之孝如天之不可名故曰大武王周公之孝天下稱之無異辭故曰達

猶孟子之言達尊也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上章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

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于上下者言之

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

文集曰王制天子七廟三

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大祖而皆及其祖考也○語錄曰適士二廟即祭祖祭禘皆不及高曾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廟而三大夫亦有始封者○又曰官師諸有司之長也只是廟祭得父母更不及祖矣位卑則流澤淺其理自然如此問今雖士庶人家亦祭三代如此却是違禮曰雖祭三代却無廟亦不可謂之僭古之所謂廟者其體面甚大皆是門堂寢室勝如所居之宮非如今人但以二室為之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

河圖之屬也

蔡氏曰赤刀赤削也大訓三皇五帝之書訓誥亦在焉文武之訓亦曰大訓球鳴球也玉磬名河圖伏羲時龍馬負

圖出於河所謂一六位北二七位南三八位東四九位西五十位中者易大傳所謂河出圖是也

裳衣先祖之遺衣

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

愚謂如守祧所藏者是也祭以授尸所以依神也

時食四時

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

愚謂四時之食

各有其物以其所以奉諸人者薦諸神蓋以生事之也羔稚羊也豚稚豕也物嫩而肥故用之於春香謂牛膏也調膳之時各以物之所便而和之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昭如字為去聲

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而子孫亦以為序

文集曰昭穆之次既

定則其子孫亦以為序禮所謂昭與昭齒穆與穆齒者是也

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

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

愚謂左昭右穆者死者之昭穆也羣昭羣穆者生者之昭穆也宗廟之禮

非特序死者之昭穆亦所以序生者之昭穆

爵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

事也旅眾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眾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

復飲賓曰酬其主人又自飲者是導賓使飲也賓受之却不飲奠於席前至旅時亦不舉又自別舉爵問行旅酬時祭事已畢否曰其大節目則亦了亦尚有零碎禮數未竟又問想在飲福受胙之後曰固是古人酬賓便是受胙胙與酢字古通用○又曰旅酬者以其家臣或鄉吏之屬大夫則有鄉吏一人先舉解獻賓實飲畢即以觶授于執事者執事者則以獻於其長遞遞相承獻及於沃盥者而止焉沃盥謂執盥洗之事至賤者也燕毛祭畢

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為坐次也齒年數也語錄曰燕時擇一人為上賓不與眾賓齒餘者皆序齒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葉氏曰其字指文王而言所尊所親先王之

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

皆指先王也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

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郊祭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語錄曰周禮只說祀昊天上帝不說祀后土先

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儒說祭社便是如郊特牲社稷太牢又如用牲于郊牛二及社于新邑此乃明驗

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語錄曰禘只祭始祖

及所自出之帝二者而已○又曰程子曰禘其祖之所自出始封姓者也其祖配之以始祖配也文武必以稷配後世必以文王配所出之祖無廟於太祖之

廟祀之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而已

之互文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論語文
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略耳

右第十九章

或問十八章十九章之說曰呂氏楊氏之說於禮
之節文度數詳矣其間有不同者讀者詳之可也

案呂氏曰期之喪達乎大夫者期之喪有二有正統之期為祖父母者也
有旁親之期為世父母叔父母眾子昆弟昆弟之子是也正統之期雖天
子諸侯莫降旁親之期天子諸侯絕服而大夫降所謂尊不同故或絕或
降也大夫雖降猶服大功不如天子諸侯之絕服也如旁親之期亦為大
夫則大夫亦不降所謂尊同則服其親之服也諸侯雖絕服旁親尊同亦
不降所不臣者猶服之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
而臣昆弟是也三年之喪達乎天子者三年之喪為父為母適孫為祖為
長子為妻而已天子達乎庶人一也父在為母及妻雖服期然本為三年
之喪但為父為夫屈者也故與齊期之餘喪異者有三服而加杖一也一
一月而練十二月而祥十五日而禫二也夫必三年而後娶三也周穆后

崩太子晉卒叔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則包后亦為三年也○又
曰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別人倫也親親之義也父為昭子為穆父親也
親者邇則不可不別也祖為昭孫亦為昭祖為穆孫亦為穆祖尊也尊者
遠則不嫌於無別也故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此昭穆之別
於尸者也喪禮卒哭而祔男祔于皇祖考女祔于皇祖妣婦祔于皇祖姑
喪服小記士大夫不得祔于諸侯祔于諸祖父之為士大夫者亡則一
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此昭穆之別于祔者也有事于太廟子姓兄弟亦
亦以昭穆別之羣昭羣穆不失其倫凡賜爵昭與昭穆穆與穆蓋此昭穆
之別於宗者也序爵者序諸侯諸臣與祭者之貴賤也貴貴之義也詩曰
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此諸侯之助祭者也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
秉文之德此諸臣之助祭者也序事者別賢與能而授之事也尊賢之義
也孰可以為宗而詔相孰可以為祝而祝嘏孰可以贊裸獻孰可以執籩
豆至于執爵沃盥莫不辨其賢能之大小而序之也於酬下為上者使賤
者亦得申其敬也下下之義也若特牲饋食之禮賓弟子兄弟弟子各舉
解於其長以行於酬於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也燕毛者既祭而燕則尚
齒也長長之義也毛髮色也以髮色別長少而為之序也祭則貴貴貴尊
則尚爵燕則親親親則尚齒其義一也天下之大經親親長貴貴尊
賢而巳人君之至恩下下而已一祭之間大經以正至恩以宣天下之事
盡矣○楊氏曰祭有昭穆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疎之序也故有事于
太廟則羣昭羣穆成在而不失其倫焉此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尸飲

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此序爵而尊卑有等所以辨貴賤也玉幣交神明也裸鬯求神於幽也故天地不裸則玉幣尊於鬯也故太宰贊之鬯則大宗伯莅之裸時又卑於鬯也故小宰贊之若此類所謂序事也先王量德授位因能授職此序事所以辨賢也饋食之終饋尸之獻下逮羣有司更為獻酬此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既祭而以燕毛為序所以序齒也序昭穆親親也序爵貴貴也序事尚德也旅酬逮賤燕毛序齒尚恩也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況其所尊乎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況其所親乎事死如事生若餘閣之莫是也事亡如事存若齊必見其所祭者是也

游氏引泰誓武成以為文王未嘗稱王之證深有補於名教

案游氏曰武王於泰誓三篇稱文王為王仍稱其祖為大王王季然則周公追王大王王季者乃文王之德武王之志也故曰成文武之德不言文王者武王既追王矣武王既追王而不及大王王季以其未受命而其序有未暇也禮記大傳載牧野之奠追王大王王季父王季歷文王昌亦據武成之書以明追王之意出於武王也世之說者因中庸無追王文王之文遂以謂文王自稱王豈未嘗考泰誓武成之書乎君臣之分猶天尊地卑紂未可去而文王稱王是二天子也嘗謂至德如文王一言一動順帝之則而反盜虛名而拂天理乎且武王觀政于商而須暇之五年非偽為也使紂一日有悛心則武王當與天下共

尊之必無牧野之事然則文王已稱之名將安所歸乎此天下之大戒故不得不辨

然歐陽蘇氏之書亦已有是說矣

案歐陽氏曰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伯夷叔齊讓國而去顧天下皆莫可歸往歸西伯當是時紂雖無道天子在上諸侯不稱臣而稱王是僭叛之國也彼二子者不食其粟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泰誓稱十有一年說者謂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是以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為元年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西伯即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為元年者妄說也○案眉山二蘇氏說與歐陽氏殊不同朱子所引未

郊禘呂游不同然合而觀之亦表裏之說也

案呂氏曰事上帝者所以立天下之大本道之所由出也祀乎其先者所以正天下之大經仁義之所由始也洋洋乎如其上如在其左右雖隱微之間恐懼戒慎而不敢欺則所以養其誠心至矣蓋以為不如是則不足以立身身且立鳥能治國家哉○游氏曰祭祀之義非精義不足以究其說非體道不足以致其義蓋惟聖人為能饗帝為其盡人道而與帝同德孝子為能饗親為其盡子道而與親同心也仁

孝之至通乎神明而神祇祖考安樂之則於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始可以言明矣夫如是則於為天下國家也何有○曰昭穆

之昭世讀為韶今從本字何也曰昭之為言明也

以其南面而向明也其讀為韶先儒以為晉避諱

而改之然禮書亦有作召字者則假借而通用耳

愚案晉避司馬昭之諱故改昭為韶曰其為向明何也曰此不可以空言

曉也今且假設諸侯之廟以明之蓋周禮建國之

神位左宗廟則五廟皆當在公宮之東南矣其制

則孫毓以為外為都宮太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

而南是也語錄曰孫毓說出江都集禮○愚案孫毓云宗廟之制外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差次

而南蓋太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

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

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各

有門堂室寢而墻宇四周焉文集曰一世各為一廟廟有門

面有太祖之廟百世不遷自餘四廟則六世之後

每一易世而一遷其遷之也新主祔于其班之南

廟南廟之主遷於北廟北廟親盡則遷其主于太

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語錄曰古者始祖之廟有夾室凡祧主皆藏之於夾室凡廟

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祫于太廟之室中

則唯太祖東向自如而為最尊之位羣昭之入乎

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羣穆之入乎此者皆

列於南牖下而北向

文集曰古人廟堂南向室在其北東戶西牖皆南向室西南隅為與尊者居之故神主在焉詩所謂宗室牖下者也主既在西壁下即須東向故行事之際主人入戶西向致敬凡廟皆南向而主皆東向惟祫祭之時羣昭羣穆皆升合食于太祖之時則太祖之主仍東向自如羣昭南向羣穆北向列於太祖之前此明代禮官所謂太祖正東向之位者為祫祭時言也非祫時則羣廟之主在其廟中無不東向矣

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

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羣廟之列則左為昭而右為穆祫祭之位則北為昭而南為穆也曰六世之後二世之主既祧則三世為昭而四世為穆五世為昭而六世為穆乎曰不然也昭常為昭穆常為穆禮家之說有明文矣蓋二世祧則四世遷昭之北廟六世祧昭之南廟矣三世祧則五世遷穆之

北廟七世祧穆之南廟矣昭者祔則穆者不遷穆

者祔則昭者不動

文集曰遷毀之序則昭常為昭穆常為穆假令新死者當祔昭廟則毀高祖之廟而祔其主於左祧遷其祖之主于高祖之故廟而祔新死者于祖之故廟即當祔於穆者其序亦如此祔昭則羣昭皆動而穆不移祔穆則羣穆皆移而昭不動

此所以祔必以班

文集曰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祔于祖父是也

尸必以孫

語錄曰古者立尸必隔一位孫可以為祖尸子不可以為父尸以昭穆不可亂也

而子孫之列亦以為

序若武王謂文王為穆考成王稱武王為昭考則自其始祔而已然而春秋傳以管蔡邲霍為文之昭邲晉應韓為武之穆則雖其既遠而猶不易也豈其交錯彼此若是之紛紛哉

愚案后稷至文武十有六世文王於廟次為穆故謂其子為昭

管蔡邲霍者文王之子也武王於廟次為昭故謂其子為穆邲晉應韓者武王之子也

曰廟之始立也二

世昭而三世穆四世昭而五世穆則固當以左為尊而右為卑矣今乃三世穆而四世昭五世穆而六世昭是則右反為尊而左反為卑也而可乎曰不然也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為昭穆而不以昭穆為尊卑故五廟同為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為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文集曰諸廟別有門垣足為尊卑也必大禘而會於一室然後序其尊卑之次則凡已毀未毀之主又畢陳而無所易文集曰一昭一穆相為偶亦不可易但其散居本廟各自為主而不相厭則武王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王及其合食于祖則王季雖遷而武王自當與成王

為偶未可以遽進而居王季之處也

唯四時之禘不陳毀廟之主

愚謂禘祭有二曾子

問曰禘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王制云天子禘嘗禘諸侯嘗禘禘此時祭之禘也公羊傳曰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此大禘毀廟未毀廟之主而祭之也則高祖有時而在穆其禮未有考焉意或如此則高之上無昭而特設位於祖之西

禘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曾之東也與語錄曰高祖四字古多互用如太子為世子太室為世室之類○問高為穆之義曰新死之主新祔便在昭這一排且如諸侯五廟一是大祖便居中二昭二穆相對令新死者祔則高過昭穆這一排對空坐禘在昭一排亦對坐以意推之當是如此但禮經難考曰然則毀廟云

者何也曰春秋傳曰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說者以為將納新主示有所加耳非盡撤而悉去之也

語錄曰改塗易檐言不是盡除只改其灰飾易其屋檐而已曰然則天子之廟其

制若何曰唐之文祖虞之神宗商之七世三宗其
 詳今不可考獨周制猶有可言然而漢儒之記又
 已有不同矣謂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廟
 不毀與親廟四而七者諸儒之說也

文集曰韋元成等謂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五世而迭毀毀廟之主藏於太祖周謂三

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武為宗不在數中者

劉歆之說也

文集曰歆謂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有三

亦與諸侯之廟無甚異者但如諸儒之說則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為太祖而組紺居昭之北廟

太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為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組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祧至康王時則太王祧文王遷而成王祧至昭王時則王季祧武王遷而康王祧自此以上亦皆且為五廟而祧者藏于太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祧而為六廟矣至共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謂之武世室於是康王遷穆王祧而為七廟矣自是以後則穆之祧者藏於

文世室昭之祧者藏於武世室而不復藏於太廟矣如劉歆之說則周自武王克商即增立二廟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圉亞圉如前逝遷至于懿王而始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至孝王時始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此為少不同耳

文集曰昭之二廟親盡則毀而遷其主于昭之宗曾祖遷于昭之二新入廟者祔于昭之三而高祖及祖在穆如穆廟親盡放此新死者如當為昭則祔於昭之近廟而自近廟遷其祖於昭之次廟而於主祭者為曾祖自次廟遷其高祖于昭之世室蓋於主祭者為五世而親盡故也其穆之兩廟如故不動其次廟於主祭者為高祖其近廟於主祭者為祖也主祭者沒則祔于穆之近廟而遞遷其主放此○語錄曰天子七廟如周文武之廟不祧文為穆則凡後之屬乎穆者皆歸於文之廟武為昭則凡後之為昭者皆歸乎武之廟也○愚謂父昭子穆而有常數者禮也祖功宗德而無定法者義也周於三昭三穆之外而有文武之廟觀春秋傳稱襄王致文武於齊侯史記稱顯王致文武於秦孝公方是時文武固已遠矣襄王顯王猶且祀之則其廟不毀可知矣曰

然則諸儒與劉歆之說孰為是曰前代說者多是

劉歆愚亦意其或然也

語錄曰歆說得較是他謂宗不在七廟中者恐有功德者多則占了那七廟數也○愚謂若從諸儒之說則王者不過立親廟四與太祖為五其與諸侯五廟又何別乎商書已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自昔有七廟矣故朱子以歆說為是曰祖功宗德之說尚矣而程子獨以為如此

則是為子孫者得擇其先祖而祭之也子亦嘗考之乎曰商之三宗周之世室見於經典皆有明文而功德有無之實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若必以此為嫌則秦政之惡夫子議父臣議君而除謚法者不為過矣

語錄曰商之三宗若不是別立廟只是親廟時何不胡亂將三箇來立如何恰曰取祖甲太戊高宗為之那箇祖有功宗有德天下後世自有公論不以揀擇為嫌所謂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那箇好底自是合當祭祀如何毀得且程

子晚年嘗論本朝廟制亦謂太祖太宗皆當為百世不遷之廟以此而推則知前說若非記者之誤則或出於一時之言而未必其終身之定論也

子曰祖有功宗有德文武之廟永不祧也所祧者文武以下廟如本朝太祖太宗皆萬世不祧之廟河東閩浙皆太宗取之無可祧之理

然則大夫士之制奈何曰大夫三廟則視諸侯而殺其二然其太祖昭穆之位猶諸侯也適士二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一官師一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二然其門堂室寢之備猶大夫也

二廟各有門堂寢各三間是十八間

曰廟之為數降殺以兩而其制不降

何也曰降也天子之山節藻梲復廟重檐諸侯固

有所不得為者矣

愚案山節謂樽楹刻為山形即今之斗拱藻梲者謂侏儒柱畫為藻文梁上短柱也復廟外檐下壁復安板檐以辟風雨之灑壁

夫有不得為矣

愚案黝黑也墨白也地謂之黝牆謂之垂斲削也龍磨也大夫之倉楹斲桷士又不得為矣

愚案倉楹者蒼其柱也斲桷者磨其椽也曷為而不降

哉獨門堂室寢之合然後可名於宮則其制有不得而殺耳蓋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生也異宮而死不得異廟則有不得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者是以不得而降也曰然則後世公私之廟皆為同堂異室而以西為上者何也曰由漢明帝始也夫漢之為禮略矣然其始也諸帝之廟皆自營之各

為一處雖其都宮之制昭穆之位不復如古然猶不失其獨尊一廟之尊也

語錄曰西漢時高帝廟文帝廟成昭帝廟號徘徊宣帝廟號樂游元帝廟號長壽成帝廟號陽池至於

明帝不知禮義之正而務為抑損之私遺詔藏主

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而其臣子不敢有加焉

曰明帝又欲遵儉自抑遺詔無起寢廟但藏其主於光武廟中更衣別室魏

晉循之遂不能革而先王宗廟之禮始盡廢矣降

及近世諸侯無國大夫無邑則雖同堂異室之制

猶不能備獨天子之尊可以無所不致顧乃措於

漢明非禮之禮而不得以致其備物之孝蓋其別

為一室則深廣之度或不足以陳鼎俎而其合為

一廟則所以尊其太祖者既褻而不嚴所以事其

親廟者又厭而不尊是皆無以盡其事生事存之

心而當世宗廟之禮亦為虛文矣

文集曰更歷魏晉下及隋唐其間非無奉先思孝之君据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其弊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孫子而更僻處於一隅既無以見其為七廟之尊羣廟之神則又上厭祖考而不得自為一廟之主以人情而論之則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沒祭一室不過尋丈之間甚或無地以容鼎俎而陰損其數子孫之心宜亦有所不安矣

宗廟之禮既為虛文而事生事存之心有終不

能以自己者於是原廟之儀不得不盛然亦至于

我朝而後都宮別殿前門後寢始略如古者宗廟

之制

文集曰本朝原廟之制外為都宮而各為寢廟門垣

是其必襲之變不唯窮鄉

賤士有不得聞而自南渡之後故都淪沒權宜草創無復舊章則雖朝廷之上禮官博士老師宿儒亦莫有能知其原者幸而或有一二知經學古之人乃能私議而竊歎之然於前世則徒知譏孝惠之飾非責叔孫通之舞禮而於孝明之亂命與其臣子之苟從則未有正其罪者於今之世則又徒知論其惑異端徇流俗之為陋而不知本其事生事存之心有不得伸於宗廟者是以不能不自致於此也

文集曰不起寢廟之詔明帝固不得為無失然使章帝有魏顆時之亂命而壞千古之彝制其事體之輕重又非如三子者之所正者而已耶○又曰如李氏所謂略于七廟之室而為祠於佛老之側不為木主而為

之象不為禘祫丞嘗言之祀而行一酌奠之禮楊氏所謂舍一帝三王之正禮而從一繆妄之叔孫通者其言皆是也然不知其所以致此則由於宗廟不立而人心有所不安也不議復此而徒欲廢彼亦安得為至當之論哉

抑嘗觀於陸佃之議而知神祖之嘗有意於此矣然而考於史籍則未見其有紀焉若曰未及營表故不得書則後日之秉史筆者即前日承詔討論之臣也所宜深探遺旨特書總敘以昭示來世而略無一詞以及之豈天未欲使斯人者復見二帝三王制作之盛故尼其事而嗇其傳耶嗚呼惜哉

文集曰神祖慨然深詔儒臣討論舊典蓋將以遠迹三代之隆一正千古之繆其甚盛舉也不幸未及營表世莫得聞秉筆之士又復不能特書其事以詔萬世今獨其見於陸氏之文者為可考耳

然陸氏所定昭穆之次又與前說不同

文集曰佃謂昭穆者父子之號以明下為義穆以恭上

為義方其為父則稱昭取其昭以明下也方其為子則稱穆取其穆以恭上也豈可膠哉殊不知昭穆本以廟之居東居西主之向南向北而得名初不為父之號也必曰父子之號則穆之子又安可復為昭哉且必如佃說新死者必入穆廟而自其父以上穆遷於昭昭遷於穆祔一神而六廟皆為之動則其祔也又何不直祔於父而必隔越一世以祔于其所未應入之廟乎而張琥之議庶幾近之語錄曰佃以為祔廟祔廟皆移一語讀著更詳考之則當知所擇矣

哀公問政

哀公魯君名蔣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方版也策簡也

愚謂木曰方竹曰策策以衆聯方一而已九方而後策者小既夕禮書贈於方若九若七若五書遺於策息猶滅也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

夫音扶

敏速也蒲盧沈括以為蒲葦是也以人立政猶以地

種樹其成速矣

三山陳氏曰人有良心人之道也敏於從政人之必行地有生意地之道也敏於種樹植之必生而蒲

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

三山陳氏曰人之易化於政可見物之易生於蒲葦可見言人

存政舉其易如此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為政在人家語作為政

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

之達道

文集曰道是統言義理公共之名

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

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

文集曰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而一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為心者也○又曰仁乃天

地生物之心而在人者故特為眾善之長○語錄曰元者天地生物之端倪也仁便是這意思○又曰須先識得元與仁是箇甚物事只是初底意思便是○又曰元亨利貞皆是善而元則為善之長亨利貞皆是那裏來仁義禮智亦皆善也而仁則為萬善之首義禮智皆從這裏出爾 言人君

為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脩身 三山陳氏曰為政雖在得賢然使吾身

有所未脩則取舍不明無以為取人之則 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

賢之等禮所生也 殺去聲

人指人身而言 真氏曰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其有是仁也 有是仁而後命之曰人不然則非人矣 具此生理

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 語錄曰以生字說仁生自是上一節事當來天地生我底

意我如今須要自體認得 宜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 語錄曰宜是指事物當然之理○ 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 語錄曰節者等級也文不直回互之貌○又曰文

又曰道理宜如此

是裝裹得好如弁降揖遜○陳氏曰節則無太過文則無不及○三山陳氏曰親親之中有隆殺觀五服之義可見矣尊賢之中有等降觀隆師親喪之類可推矣惟其有等殺而後禮生焉 孟子所謂節文斯二者是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在此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

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脩身 語錄曰根本在脩身 脩身以道

脩道以仁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 語錄曰事親是仁之根實處最初發得來分曉○三山陳

氏曰脩身而不本於事親則施之無序失為仁之本矣 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

當知人 語錄曰知人只知人則哲之知不是思欲事親先要知人只是思欲事親更要知人若不好底人與他處豈不為親之累○三山陳氏曰事親

之仁不由尊賢之義則善惡不明失事理之宜矣

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

當知天

語錄曰脩身得力處却是知天知天是知至物格知得箇自然道理學了這裏便都定這事也定那事也定○又曰知天是起頭處能知天則知人事親脩身皆得其理矣○三山陳氏曰事親知人而等殺不明不知天理者也書曰天秩有禮故於此又當知天自禮所生也以上推其理之所由生自君子不可不脩身以下釋其義之所以貫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知夫聲

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三山陳氏曰書言五典孟子言五者人之大倫與常也倫理也出於天理而可以常行其中庸達道之謂乎知所以知

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

語錄曰理會得底是知行得底是仁着刀去做底是勇○

潘氏曰體謂所存守處

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

誠而已矣

蔡氏曰達道本於達德而達德又本於誠誠者達道達德之本而一貫乎達道達德者也○真氏曰一者誠也三者皆真實而

无妄是之謂誠

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真氏曰道

雖人所共由然其知不足以及之則君之當仁臣之當敬子之當孝父之當慈未必不昧其所以然知雖及之而仁不能守仁雖能守而勇不能斷則於當行之理或奪於私欲或蔽於利害以至戾天常而敗人紀者多矣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

人欲聞之而德非其德矣

真氏曰德雖人所同得然或勉強焉或矯飾焉則智出於數術仁流於姑息勇

過於彊暴而德非其德矣故行之必本於誠

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

三者之外更別無誠

語錄曰知仁勇是做底事誠是行此三者都要實○陳氏曰只是實有是知實有是仁實有是勇而

已不誠實則無三者之德矣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強上聲

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

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語錄曰生知安行以知為主學知利行以仁為主困知力

行以勇為主○又曰生知安行主於知而言不知如何行安行者只是安而行之不用着力然須是知得方能行得也學知利行主於仁而言雖是學而知得然須是著意去力行則所學而知得者不為徒知也○陳氏曰就知仁勇等級而言之生知安行為知主於知就上放重蓋先能知之而後能行之也學知利行為仁主於行以行處為重故知得須是行得也困知勉行為勇此氣質昏懦之人昏不能知儒不能行非勇則不足以進道 蓋人

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行道

有難易然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

語錄曰就人之所稟而言又有昏明清濁之異

故上知生知之資是氣清明純粹而無一毫昏濁所以生知安行不待學而能如堯舜是也其次則亞於生知必學而後知必行而後至又其次者資稟既偏又有所蔽須是痛加工夫人一已百人十已千然 呂氏曰所入之塗

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為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為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

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語錄曰今之學者本是困知勉行底資質却要學他生知安行底功夫便是生知安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好近乎知之知並去聲

子曰二字衍文○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

事文集曰上既言達德之名恐學者無所從入故又言其不達者以示之使由是而求之則可以入德也聖人之言淺深遠近之序不可差次如此○真

氏曰既言三達德又教人以入德之路夫智必上智仁必至仁勇必大勇然後為至然豈易遽及哉苟能好學不倦則亦近乎知矣力行不已則亦近乎仁矣以不若人為恥則亦近乎勇矣蓋好學所以明理也力行所以進道也知恥所以立志也能於是三者用其功則所謂三達德者庶乎可漸致矣○愚謂理之同得者為達德近此德者為入德

勇之次也

語錄曰交互說三知都是知三行都是仁三近都是勇生知安行好學又是知學知利力行又是仁困知勉行知恥又是勇

○蔡氏曰三知主知三行主仁三近主勇生知者知之知也學知者仁之知也困知者勇之知也安行者仁之仁也利仁者知之仁也勉強行者勇之仁也好學者知之勇也力行者仁之勇也知恥者勇之勇也

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反懦者甘為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
三山陳氏曰所謂力行足以忘私者蓋世之怠惰不為者皆所以自便其所欲故曰私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

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修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

蔡氏曰言脩身而以治人治天下國家結之德必有道也言天下國家九經而以修身起之道必本德也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經常也

三山陳氏曰施之治天下國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家可以常行而不變故曰經

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
陳氏曰遠人非四夷之謂如商賈賓旅之人皆是離其家鄉而來須寬柔恤之

此列九經之目

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脩身為九經之本

三山陳氏曰九經始於脩身身既脩則足以為萬事之本然必親師友然後脩身之道進故

尊賢次之陳氏曰不與賢者相講磨如何能脩身惟知尊敬賢者則見道之別者蓋此所謂尊者非臣之謂正書所謂

能自得師禮所謂當其為師則不臣者也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

親親次之陳氏曰欲行道必先從家起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

臣次之陳氏曰由家而推之朝廷則君使臣以禮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

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

此九經之序也陳氏曰九經亦鋪排有次序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

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也

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

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

之

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己而可為民表所

謂皇建其有極是也愚謂有此一方向生得下面許多事不惑謂不疑於理陳氏

曰是理義昭著無所疑也不眩謂不迷於事故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

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陳氏曰是信任專政事舉無所眩迷也來百工

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語錄曰既有箇國家則百工所為皆少不得都要用

若百工聚則事事皆有豈不足以財用乎如織紵可以足布帛工匠可以足器皿之類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

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

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齊側皆反去上聲遠好惡斂並去聲既許氣反稟彼錦力錦二反稱去聲朝音朝

此言九經之事也

陳氏曰九經之事是做工夫處

官盛任使謂官屬

衆盛足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

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

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既讀曰餼

餼稟稍食也

語錄曰餼牲餼也如今官員請受有生羊肉廩即廩給折送錢之類是也

稱事如

周禮冢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

則為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

曰問授節以送其往曰遠人來至去時有節以授之過所在為照如漢之出入關者用繡唐謂之給過所朝謂諸侯見

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

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

貢薄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為虛文矣此九經

之實也

潘氏曰三德行之者一所以實其德九經行之者一所以實其事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

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跲其刼反行去聲

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跲躓也

愚謂躓者礙不

行也疚病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

所推是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

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

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

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不誠謂反

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真實而無妄也

語錄曰反諸身是反求於心不

誠是不曾實有此心如事親以孝須是實有這孝之心若外面假為孝之事裏面却無此心便是不誠矣

不明乎善謂未

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真知至善之所在也

潘氏

曰雖無邪妄苟不合乎正理亦未免乎有肯要之此亦是未知至善之所在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

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並

去聲從七容反

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

然也

語錄曰誠者都是實理了○又曰是自然底實是自

然無妄之謂○又曰是天理之實然更無纖毫作為

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

語錄曰誠之者是實其實理○

又曰恐有不實處便思去實也

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

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

陳氏曰聖人純是天理合下無欠闕

度渾然無

待勉而自中此安行也且如人行路須是照管方行出路中不然則蹉向邊去

所謂從容無不中道此天道也

私而其為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

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

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

陳氏曰自大賢以下氣稟不能純乎清

無人欲之私惟其未能生知故知有不實必思而後得未能安行故行有不實必勉而後中必思而得故須做擇善工夫必勉而中故須做固執工夫擇善是

辨析眾理而求其所謂善固執是所守之堅而不為物移未得善則精擇之既

得善則固守之擇善是致知之功固執是力行之功須是一者並行乃能至於

真實無妄此人道也○三山陳氏曰善而不擇則有誤認

人欲為天理者矣執之不固則天理有時奪乎人欲矣

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

行以下之事也

蔡氏曰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先言仁後言知擇善而固

執之先言知後言仁亦可見聖人君子之德而不亂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為知學而知

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行也

語錄曰前面四項只是

理會這物事理會得後

方去行○陳氏曰擇善有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工夫是儘用功多固

執只有篤行一件工夫是擇善處真能知之則到行處功自易也

程子

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暇明辨明辨時未暇篤行五者從頭

做將下去只微有差耳初無先後也

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
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
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

君子之學不為則已為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

語錄曰此是言下工夫人做得一分自己做百分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

語錄曰弗措却是勇事到得後面說人一己百人十己千此方正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語錄曰雖愚必明是致知之效雖柔必強是力行之效呂

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為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

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

陳氏曰是雖氣稟十分愚而柔至此德勝氣稟而能

變化向也愚而今則明向也柔而今則強矣故學問須是氣質變化然後有以復其初不能勝之則雖有志

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

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有才也人所

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

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

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

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

右第二十章

黃氏曰此章當一部大學須着反覆看越看越好〇又曰此章語極宏博其間語意若不相接而實倫理貫通

善讀者當細心以求之求之既得則當優游玩味使心理相涵則大而天下國家近而一身無不曉然見其施為之次第矣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

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耳 陳氏曰前說舜文武周公能盡中庸

十二章之意 葉氏曰此章以孔子告哀公之言推廣中庸之道包費隱兼小大以歸於問學之本原

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 黃氏曰中庸着箇誠字鎖盡○愚謂中庸一篇無非說誠自篇首至十六章始露出誠之不可揜一句然不過專說鬼神是以天道言之至此章說許多事末乃說誠身工夫便是人道自此以下分說天道人道極為詳悉

章而其文下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

美且 實以不足以成之也 葉氏曰哀公能問以政而不能

行其言所謂從而不改說而不繹雖聖人末如之何也 故其下復以子曰起答辭今

無此問詞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

以附于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為衍文也博

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闕文抑此或子思

所補也歟

或問 二十章蒲盧之說何以廢舊說而從沈氏也

曰蒲盧之為果贏他無所考且於上下文義亦不

甚通唯沈氏之說乃與地道敏樹之云者相應故

不得不從耳曰沈說固為善矣然夏小正十月

玄雉入于淮為蜃而其傳曰蜃者蒲盧也則似亦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以蒲盧為變化之意而舊說未為無所據也曰此亦彼書之傳文耳其他蓋多穿鑿不足據信疑亦出於後世迂儒之筆或反取諸此而附合之決非孔子所見夏時之本文也且又以蜃為蒲盧則不應二物而一名若以蒲盧為變化則又不必解為果羸矣況此等瑣碎既非大義所繫又無明文可證則姑闕之其亦可也何必詳考而深辨之耶○曰達道達德有三知三行之不同而其致則一何也曰此氣質之異而性則同也生而知者生而神靈不待教而於此無不知也安而行者安於義理

不待習而於此無所拂也此人之稟氣清明賦質

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喪者也

陳氏曰此謂聖人地位

學而知

者有所不知則學以知之雖非生知而不待困也利而行者真知其利而必行之雖有未安而不待勉也此得清之多而未能無蔽得粹之多而未能無雜天理小失而能亟反之者也

陳氏曰此是大賢地位

困而

知者生而不明學而未達困心衡慮而後知之者也勉強而行者不獲所安未知其利勉力強矯而行之者也此則昏蔽駁雜天理幾亡久而後能反之者也

陳氏曰此又次等人地位

此三等者其氣質之稟亦不同矣

然其性之本則善而已故及其知之而成功也則其所知所至無少異焉亦復其初而已矣

陳氏曰凡此皆隨其

氣稟之不同然本然之性無有不善或生知或學知或困知及已知處則一般或安行或利行或勉行及其行之成功則一般至此為能復其本然之初

曰張子呂楊侯氏皆以生知安行為仁學知利行為知困知勉行為勇其說善矣子之不從何也曰安行可以為仁矣然生而知之則知之大而非仁之屬也利行可以為知矣然學而知之則知之次而非知之大也且上文三者之目固有次序而篇首諸章以舜明知以回明仁以子路明勇其語知也不卑矣夫豈專以學知利行者為足以當

之乎故今以其分而言則三知為智三行為仁所以勉而不息以至於知之成功之一為勇以其等而言則以生知安行者主於知而為智學知利行者主於行而為仁困知勉行者主於強而為勇又通三近而言則又以三知為智三行為仁而三近為勇之次則亦庶乎其曲盡也歟

語錄曰問諸說皆以生知安行為仁學知利行

為知今反是何也曰論語說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與中庸說知仁勇意思自別生知安行便是仁在知中學知利行便是仁在知外既是生知必能安行所以謂仁在知中若是學知便是知得淺些了須是力行方始至仁處所以謂仁在知外譬如卓子論語說仁便是直脚處說智便是橫描處中庸說仁便是橫描處說智又是直脚處且將諸說錄出看看這一邊了又看那一邊便自見得不相礙

○曰九經之

說奈何曰不一其內則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則

無以養其中靜而不存則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則無以勝其私故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則內外交養而動靜不違所以為脩身之要也

陳氏曰齊明以一於內盛服以肅其外內外交相養也齊明盛服是靜而未應接之時以禮而動是動而已應接之時動靜交相養也如此所以脩其身○真氏曰齋戒明潔所以正其心也盛服儼然所以正其容也心正則容正故曰正其內所以制其外容正則心亦正故曰齊於外者所以養其中此內外交致其功也靜者未應物之時動者應物之際靜而存養則有以全天理之本然動而省察則有以防人欲於將萌此動靜兼用其力也然蔽以一言曰敬而已矣內外動靜無乎不敬身安得而不脩乎信讒邪則任賢不專徇貨色則好賢不篤賈捐之所謂後宮盛色則賢者隱微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蓋持衡之勢此重則彼輕理固然矣故去讒遠色賤貨而一於貴德所以為勸賢之

道也

三山陳氏曰有好賢之心而為讒諂之人貨色之欲奪之則好賢之心衰而賢者去矣故必去讒遠色賤貨而惟德之為貴然後賢者肯為我留也

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兄弟婚姻欲其

無相遠故尊位重祿同其好惡所以為勸親親之

道也

三山陳氏曰親之欲其貴故必尊其位愛之欲其富故必重其祿寧適不來微我弗顧兄弟婚姻無胥遠矣故必同其好惡也

大臣不親細事則以道事君者得以自盡故官屬

眾盛足任使令所以為勸大臣之道也

三山陳氏曰庶官無曠則大臣

得以總其凡於上而以道佐人主若官少不足

私則士無仰事俯育之累而樂趨事功故忠信重

祿所以為勸士之道也

三山陳氏曰士者百官之總稱待之不誠則士不肯盡其心任有時而為貧

使仰事俯育之不給則士不肯盡其力此勸之道所以既先忠信而又當重祿也○愚謂苟無忠信而謂爵祿可以驕士則士有守死而不食其

祿者其所得不過庸才耳

人情莫不欲逸亦莫不欲富故時使薄

斂所以為勸百姓之道也

三山陳氏曰使民以時而薄其稅斂而民有餘力餘財而樂於勸功

矣日省月試以程其能既稟稱事以償其勞則不

信度作淫巧者無所容惰者勉而能者勸矣

三山陳氏曰辨

其苦良而制其食如豪人春獻素秋獻成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考其功以下上其食而誅賞之類則工之不信度者既無所容而能者亦以見

知而為之授節以送其往待以委積以迎其來因

能授任以嘉其善不強其所不欲以矜其不能則

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矣

語錄曰因能授任以嘉其善謂願留於其國者也

無後者續之已滅者封之治其亂使上下相安

持其危使大小相恤朝聘有節而不勞其力貢賜

有度而不匱其財則天下諸侯皆竭其忠力以蕃

衛王室而無倍畔之心矣

真氏曰無後者續之如周武王立夏商之後已滅者封之如齊威公

封衛凡此九經其事不同然總其實不出乎脩身

尊賢親親三者而已敬大臣體羣臣則自尊賢之

等而推之也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則自

親親之殺而推之也至於所以尊賢而親親則又

豈無所自而推之哉亦曰脩身之至然後有以各

當其理而無所悖耳

陳氏曰其經常有九其實總者有三件三件合來其實歸一件蓋敬大臣體羣臣其

本從尊賢來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其本從親親來而親親尊賢之本又從脩身來曰親親而不言任

之以事者何也曰此親親尊賢並行不悖之道也

苟以親親之故不問賢否而輕屬任之不幸而或不勝焉治之則傷恩不治則廢法是以富之貴之親之厚之而不曰任之以事是乃所以親愛而保全之也若親而賢則自當置之大臣之位而尊之敬之矣豈但富貴之而已哉觀於管蔡監商而周公不免於有過及其致辟之後則惟康叔畔季相與夾輔王室而五叔者有土而無官焉則聖人之意亦可見矣曰子謂信任大臣而無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使大臣而賢也則可其或不幸而有趙高朱异虞世基李林甫之徒焉則鄒陽所謂偏聽

生姦獨任成亂范曄所謂妬賢疾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而主不覺悟者亦安得而不慮耶曰不然也彼其所以至此正坐不知九經之義而然耳使其明於此義而能以脩身為本則固視明聽聰而不可欺以賢否矣能以尊賢為先則其所置以為大臣者必不雜以如是之人矣不幸而或失之則亦亟求其人以易之而已豈有知其必能為姦以敗國顧猶置之大臣之位使之姑以奉行文書為職業而又恃小臣之察以防之哉夫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任則不疑而疑則不任此古之聖君賢

相所以誠意交孚兩盡其道而有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也如其不然吾恐上之所以猜防畏備者愈密而其為眩愈甚下之所以欺罔蒙蔽者愈巧而其為害愈深不幸而臣之姦遂則其禍固有不可勝言者幸而主之威勝則夫所謂偏聽獨任御下蔽上之姦將不在於大臣而移於左右其為國家之禍尤有不可勝言者矣嗚呼危哉曰子何以言柔遠人之為無忘賓旅也曰以其列於懷諸侯之上也舊說以為蕃國之諸侯則以遠先近而非其序書言柔遠能邇而又言蠻夷率服則所謂柔

遠亦不正謂服四夷也況愚所謂授節委積者比長遺人懷方氏之言掌之於經有明文耶○曰楊氏之說有虛器之云者二而其指意所出若有不同者焉何也曰固也是其前段主於誠意故以為有法度而無誠意則法度為虛器正言以發之也其後段主於格物故以為若但知誠意而不知治天下國家之道則是直以先王之典章文物為虛器而不之講反語以詰之也此其不同審矣但其下文所引明道先生之言則又若主於誠意而與前段相應其於本段上文之意則雖亦可以宛轉

而說合之然終不免於迂回而難通也豈記者之

誤耶然楊氏他書首尾衡決亦多有類此者殊不

可曉也秦楊氏曰天下國家之大不誠未有能動者也雖法度彰明無誠心以行之皆虛器也○又曰九經行之者一者何誠而已

然而非格物致知烏足以知其道哉若謂意誠便足以平天下則先王之典章文物皆虛器也故明道先生嘗謂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

正謂此耳○曰所謂前定者何也曰先立乎誠也先

立乎誠則言有物而不躐矣事有實而不困矣行

有常而不疲矣道有本而不窮矣陳氏曰此心之誠平時常常存在無少間斷

乃前定之謂言據實物而出則不踳躐矣做事實有箇骨子則不困敗矣行終始如一無破病處矣道如源泉混混不舍晝夜自不窮竭矣

諸說惟游氏誠定之云得其要案游氏曰惟至誠為能定惟前定為能應故以言則

必行以守則必成以行則無悔以道則無方誠定之效如此張子以精義入神為言是

則所謂明善者也案張子曰專豫則立必有教以先之盡教之善必精義以研之精義入神然後立斯立動斯和

矣○曰在下獲上明善誠身之說奈何曰夫在下

位而不獲乎上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故民不

可治然欲獲乎上又不可以諛說取容也其道在

信乎友而已蓋不信乎友則志行不孚而名譽不

聞故上不見知然欲信乎友又不可以便佞苟合

也其道在悅乎親而已蓋不悅乎親則所厚者薄

而無所不薄故友不見信然欲順乎親又不可以

阿意曲從也其道在誠乎身而已蓋反身不誠則

外有事親之禮而內無愛敬之實故親不見悅然

欲誠乎身又不可以襲取強為也其道在明乎善而已蓋不能格物致知以真知至善之所在則好善必不能如好好色惡惡必不能如惡惡臭雖欲勉焉以誠其身而身不可得而誠矣此必然之理

也 三山陳氏曰此言必明善而後身可誠必誠身而後親可順必順親而後友可信必信乎友而後君信之必得乎君而後民可治也邇而言之則君子之學求為有用本欲及人然不得乎君則不能安其位以行其道而得君之道非由容悅必素行信於朋友則名實加於上下矣信於友之道又非止於奉養無違而已敬身所以敬親也反諸身而無不誠而後有愛敬之實矣至於誠身之道非真有見於此則好之必不篤辨之必不明有時而入於不善矣此誠身之道所以必始於明善也 故夫子

言此而其下文即以天道人道擇善固執者繼之蓋擇善所以明善固執所以誠身擇之之明則大

學所謂物格而知至也執之之固則大學所謂意誠而心正身脩也知至則反諸身者將無一毫之不實意誠心正而身脩則順親信友獲上治民將無所施而不利而達道達德九經凡事亦一以貫之而無遺矣輔氏曰始則大學之次序終則中庸之極功曰諸說如何曰此章之說雖多然亦無大得失唯楊氏反身之說為未安耳蓋反身而誠者物格知至而反之於身則所明之善無不實有如前所謂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者而其所行自無內外隱顯之殊耳若知有未至則反之而不誠者多矣安得直謂但能反求諸身

則不待求之於外而萬物之理皆備於我而無不誠哉況格物之功正在即事即物而各求其理今乃反欲離去事物而專務求之於身尤非大學之本意矣索楊氏曰反身者反求諸身也蓋萬物皆備於我非自外得反諸身而已反身而至於誠則利仁者不足道也○曰誠之為義其詳可得而聞乎曰難言也姑以其名義言之則真實無妄之云也若事理之得此名則亦隨其所指之大小而皆有取乎真實無妄之意耳蓋以自然之理言之則天地之間惟天理為至實而無妄故天理得誠之名若所謂天之道鬼神之德是也以德言之則有生之類惟聖人之心為

至實而無妄故聖人得誠之名若所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是也至於隨事而言則一念之實亦誠也一言之實亦誠也一行之實亦誠也是其大小雖有不同然其義之所歸則未始不在於實也愚謂誠之一字有以自然之理言者有以德言者有以事言者隨其所指之大小固有不同然皆有取乎真實無妄之意論其大者天也只是一箇誠字聖人也只是一箇誠字論其小者一物一事之實亦是誠一言之實亦是誠曰然則天理聖人之所以若是其實者何也曰一則純二則雜純則誠雜則妄此常物之大情也陳氏曰凡物一色謂之純○文曰只一箇誠若不誠則二雜之矣夫天之所以為天也冲漠無朕而萬理兼該無所不具然其為體則一而已矣未始有物以雜之

也是以無聲無臭無思無為而一元之氣春秋冬
 夏晝夜昏明百千萬年未嘗有一息之繆天下之
 物洪纖巨細飛潛動植亦莫不各得其性命之正
 以生而未嘗有一豪之差此天理之所以為實而
 不妄者也

陳氏曰天道流行自古及今無一豪之妄暑往則寒來日
 往則月來春生了便夏長秋殺了便冬藏元亨利貞終始
 循環萬古常如此皆理之真實處凡天下之物洪纖高下飛潛動植青黃
 黑白萬古皆常然不易如以木葉觀之缺者常缺圓者常圓脩者常脩短
 者常短無一豪差錯便待人力十分安排撰造來終不相似都是真實道理自然若夫人物之生性

命之正固亦莫非天理之實但以氣質之偏口鼻
 耳目四支之好得以蔽之而私欲生焉是以當其
 惻隱之發而伎害雜之則所以為仁者有不實矣

當其羞惡之發而貪昧雜之則所以為義者有不
 實矣此常人之心所以雖欲勉於為善而內外隱
 顯常不免於二致其甚至於詐偽欺罔而卒墮於
 小人之歸則以其二者雜之故也惟聖人氣質清
 純渾然天理初無人欲之私以病之是以仁則表
 裏皆仁而無一豪之不仁義則表裏皆義而無一
 豪之不義

語錄曰聖人之生其稟受渾然氣質清明純粹全是此理
 更不待修為而與天為一○又曰天無不實寒便是寒暑
 便是暑更不待使他恁地聖人仁便
 真箇是仁義便真箇是義無不實處其為德也固舉天下之
 善而無一事之或遺而其為善也又極天下之實
 而無一豪之不滿此其所以不勉不思從容中道

而動容周旋莫不中禮也曰然則常人未免於私欲而無以實其德者奈何曰聖人固已言之亦曰擇善而固執之耳夫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如是為善而不能不為知其如是為惡而不能不去則其為善去惡之心固已篤矣於是而又加以固執之功雖其不睹不聞之間亦必戒謹恐懼而不敢懈則凡所謂私欲者出而無所施於外入而無所藏於中自將消磨泯滅不得以為吾之病而吾之德又何患於不實哉是則所謂誠之者也曰然則大學論小人之陰惡陽善而以誠於中者目之

何也曰若是者自其天理之大體觀之則其為善也誠虛矣自其人欲之私分觀之則其為惡也何實如之而安得不謂之誠哉但非天理真實無妄之本然則其誠也適所以虛其本然之善而反為不誠耳

語錄曰問誠於中形於外是實有惡於中便形見於外然誠者真實無妄安得有惡有惡不幾於妄乎曰此便是惡底真實無妄善便虛了誠只是實而善惡不同實有一分惡便虛了一分善實有二分惡便虛了二分善

子至矣其上章以天道言其下章以人道言愚於通書之說亦既略言之矣

案周子上章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下章曰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

矣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愚案朱子謂上章言太極陰陽五行下章言太極之在人者此兩語已括盡大意

妄之云至矣

案程子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語錄曰無妄是我無妄故誠不欺者對物而言故次之無妄是自然之誠不欺是着力去做底

其他說亦各有所發明

案程子曰誠者天之道也敬則誠○又曰主一之謂敬一者之謂誠敬則有意在

家之是非得失不能出乎此矣○曰學問思辨亦

有序乎曰學之博然後有以備事物之理故能參

伍之以得所疑而有問問之審然後有以盡師友

之情故能反復之以發其端而可思思之謹則精

而不雜故能自有所得而可以施其辨辨之明則

斷而不差故能無所疑惑而可以見於行行之篤

則凡所學問思辨而得之者又皆必踐其實而不

為空言矣此五者之序也

陳氏曰學不止於博覽羣書凡天下事事物物道理皆須一一理會

故曰博問不可粗略須是詳審凡事物之理紛綸交錯輕重淺深看端的

可疑是何處然後問乃能盡師友之情而疑可釋故曰審思不可泛濫而

失之放蕩須是謹思則能精而不雜然後實有得於心實有所得則可以

辨別眾理豪分縷析自然精明不差曰學問思辨至此見得道理真實分

曉然後篤力而行之則可以踐其實而不為空言此五者不可廢一然亦

有次序須從博學起又須經四節曰道理方真知所謂至善所在知得端

的確然不可易然後守之方可牢固○三山陳氏曰學之博而後有疑有

疑然後有問既問而反求諸己然後有思思而有所未安則必尚辨析以

精之既精矣然後可以從事於行苟無志於學則

已志於學而不序進於此五者則亦自棄之人耳

詳不亦善乎曰呂氏此章最為詳實然深考之則

亦未免乎有病蓋君子之於天下必欲無一理之

不通無一事之不能故不可以不學而其學不可

以不博及其積累而貫通焉然後有以深造乎約

而一以貫之非其博學之初已有造約之心而姑

從事於博以為之地也案呂氏曰君子將以造其約則不可不

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為學之道造約為功約即誠也至於學而

不能無疑則不可以不問而其問也或粗略而不

審則其疑不能盡決而與不問無以異矣故其問

之不可以不審若曰成心亡而後可進則是疑之

說也非疑而問問而審之說也案呂氏曰學者不欲進則

有成心則不可與進乎道矣故成心存則自處以不疑成心亡然後知所

疑矣小疑必小進大疑必大進蓋疑者不安於故而進於新者也如問之

審審而知則學也問也得於外者也若專恃此而不

反之心以驗其實則察之不精信之不篤而守之

不固矣故必思索以精之然後心與理熟而彼此

為一然使其思也或太多而不專則亦泛濫而無

益或太深而不止則又過苦而有傷皆非思之善

也故其思也又必貴於能謹非獨為反之於身知

其為何事何物而已也案呂氏曰不致吾思以反諸身則學問

為命反之於我何物也知所以名仁知所以名義反之於我何事也故曰

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慎其所以思必至于得而後已則學問聞見皆

非外鑠是乃其餘則皆得之而所論變化氣質者尤

有功也○曰何以言誠為此篇之樞紐也曰誠者

實而已矣語錄曰誠是實理自天命云者實理之原也

中庸集註

真

通志堂

通書解義曰天之所賦物之所性其在物之實體道其當受皆實理之本然無不善之雜然之實用而教也者又因其體用之實而品節之也不可離者此理之實也隱之見微之顯實之存亡而不可揜者也戒謹恐懼而謹其獨焉所以實乎此理之實也中和云者所以狀此實理之體用也天地位萬物育則所以極此實理之功效也中庸云者實理之適可而平常者也過與不及不見實理而妄行者也費而隱者言實理之用廣而體微也鳥飛魚躍流動充滿夫豈無實而有是哉道不遠人以下至於大舜文武周公之事孔子之言

皆實理應用之當然而鬼神之不可揜則又其發

見之所以然也

陳氏曰自天地以至人物小者大者皆是真實道理如此○愚謂朱子言萬理皆實又言實理者合

當決定是如此其誠之謂歟

聖人於此固以其無一豪之不實而至

於如此之盛其示人也亦欲其必以其實而無一豪之偽也蓋自然而實者天也必期於實者人而天也誠明以下累章之意皆所以反復乎此而語其所以至於正大經而立大本參天地而贊化育則亦真實無妄之極功也

通書解義曰聖人之所以聖不過全此實理而已

卒章

尚綱之云又本其務實之初心而言也內省者謹

獨克己之功不愧屋漏者戒謹恐懼而無己可克

之事皆所以實乎此之序也時靡有爭變也百辟刑之化也無聲無臭又極乎天命之性實理之原而言也黃氏曰中庸前面教人做了夫中庸又怕人做得不實故教之以誠到衣錦尚絅以後又歸天命之謂性處蓋此篇大指專以發明實理之本然欲人之實此理而無妄故其言雖多而其樞紐不越乎誠之一言也

黃氏曰道皆實理人惟誠足以盡道至此中庸一篇之義盡矣嗚呼深哉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語錄曰此性謂是性之也此教字是學知也此一字却是轉一轉說與首章天

命之謂性脩道之謂教二字義不同○葉氏曰聖人全體無一不實而明睿所照無一不盡此自誠而明也學者先明乎善無不精察故踐履之際始無不實此自明而誠也謂之性者全於天之賦予謂之教者成於己之學習○二山陳氏曰自誠明者由其內全所得之實理以照事物如天開日明自然無蔽此性之所以名天之道也自明誠者由窮理致知去其私欲以復全其所得之實理必由學而能此教之所以立人之道也誠則無不

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語錄曰以誠而論明則誠明合而為一以明而論誠則誠明分而為二○二山

陳氏曰自誠明者誠即明也非曰誠而後至於明自明誠者尚須由明而後至於誠雖然及其成功一也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

而立言也

語錄曰中庸言天道處皆自然無節次言人道處皆有下功夫節次

自此以下十二

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或問誠明之說曰程子諸說皆學者所傳錄其以

內外道行為誠明似不親切

案程子曰自其外者學之而得於內者謂之明自其內者得之

而兼於外者謂之誠誠與明一也○又曰孔子之道發而為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明也由鄉黨之所載而學之以至於孔子者自明而誠也及其至焉一也唯先明諸心一條以知語明以行語誠為

得其訓乃顏子好學論中語而夫子之手筆也亦

可以見彼記錄者之不能無失矣案程子曰君子之學必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知其性然後反而誠之則聖人也張子蓋以性教分為

學之兩塗而不以論聖賢之品第故有由誠至明

之語程子之辨雖已得之然未究其立言本意之

所以失也其曰誠即明也恐亦不能無誤案張子曰自誠明者

先盡性以至於窮理也謂先自其性理會來以至於理自明誠者先窮理以至於盡性也謂先從學問理會以推達于天性也○程子曰張子言由明以至誠此句却是言由誠呂氏性教二字得之而於誠

以至明則不然誠即明也

字以至簡至易行其所無事為說則似未得其本

旨也且於性教皆以至於實然不易之地為言則

至於云者非所以言性之之事而不易云者亦非

所以申實然之說也案呂氏曰自誠明性之者也自明誠反之

反之者自志學而言聖人之所教也成德者至于實然不易之地理義皆此出也天下之理如目睹耳聞不慮而知不言而喻此之謂誠則明志學者致知以窮天下之理則天下之理皆得卒亦至於實然不易之地至簡至易行其所無事此之謂明則誠然其過於

游揚則遠矣案游氏曰自誠明由中出也故可名於性自明誠自外入也故可名於教誠者因性故無不明明者致曲

故能有誠○楊氏曰自誠而明天之道也故謂之性自明而誠人之道也故謂之教天人一道而心之所至有差焉其歸則無二致也故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

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

文集曰至誠之至乃極至之至如至道至德之比○陳氏曰至誠兩字乃是真實至極而無一毫之不盡惟聖人乃可當之○葉氏曰至誠者蓋聖人之全德無一之不實而極其至之謂舉天下無以加

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

盡也

語錄曰且如十件事能盡得五件而五件不能盡亦是不能盡如兩件事盡得一件而一件不能盡亦是不能盡只這一事上能盡其初而不能盡其終亦是不能盡能盡於蚤而不能盡於莫亦是不能盡

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

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

語錄曰盡人物之性非特是曉得盡亦是要處之盡

並立為三也

語錄曰若只明得盡如何得與天地參去這一箇是無不得底故與天地參而為三

右第二十二章

言天道也

或疑二十章以後天道人道間見述出永嘉陳氏曰道理縱橫說之無盡如何立定樣範只合逐章體認如天道人道繞不費力處便是天道

或問至誠盡性諸說如何曰程子以盡己之忠盡

物之信為盡其性蓋因其事而極言之非正解此

文之意今不得而錄也

案程子曰盡己為忠盡物為信極言之性也信者無偽而已於天性有所損益則為偽矣

以贊助言

案程子曰贊者參贊之義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

理盡性以至於命而曰只窮理便是至於命

論窮 案程子曰

嘗竊論之天下之理未嘗不一而語其分則未嘗

不殊此自然之勢也蓋人生天地之間稟天地之

氣其體即天地之體其心即天地之心以理而言

是豈有二物哉故凡天下之事雖若人之所為而

其所以為之者莫非天地之所為也又況聖人純

於義理而無人欲之私則其所以代天而理物者

乃以天地之心而贊天地之化尤不見其有彼此

之間也若以其分言之則天之所為固非人之所

及而人之所為又有天地之所不及者其事固不

同也但分殊之狀人莫不知而理一之致多或未

察故程子之言發明理一之意多而及於分殊者

少蓋抑揚之勢不得不然然亦不無小失其平矣

語錄曰人在天地中間雖只是一理然人做得底却有天做不得底如天

能生物而耕種必用人水能潤物而灌溉必用人火能燠物而薪爨必用

人財成輔相須是人做非贊助而何程

子言參贊之義非謂贊助此說非是 唯其所謂止是一理

而天人所為各自有分乃為全備而不偏而讀者

亦莫之省也

案程子曰自人而言之從盡其性至盡物之性然後可

是若只是至誠更不須論所謂人者天地之心及

天聰明止謂只是一理而天人所為各自有分 至於窮理至命

盡人盡物之說則程張之論雖有不同然亦以此

推之則其說初亦未嘗甚異也蓋以理言之則精

粗本末初無二致固不容有漸次當如程子之論

若以其事而言則其親疎近遠深淺先後又不容

於無別當如張子之言也

於太決此義儘有次序須是窮理便能盡得己之性既盡得己之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之性須是并萬物之性一齊盡得如此然後至於天道也其間煞有事豈有當下理會了學者須是窮理為先如此則方有學今言知命與至於命儘有近遠豈可以知便謂之至也

呂

游揚說皆善而呂尤確實楊氏萬物皆備云者又

前章格物誠身之意然於此論之則反求於身又

有所不足言也胥失之矣

既一於理則理之所有皆吾性也人受天地之中其生也具有天地之德乘強昏明之質雖異其心之所然者皆同特蔽有淺深故別而為昏明稟有多寡故分而為強柔至於理之所同然雖聖愚有所不異盡己之性則天下之性皆然故能盡人之性蔽有淺深故為昏明蔽有開塞故為人物稟有多寡故為強柔稟有偏正故為人物故物之性與人異者幾希惟塞而不開故知不若人之明偏而不正故才不若人之美然人有近物之性者物有近人之性者亦繫乎此於人之性開塞偏正無所不盡則物之性未有不能盡也已也人也物也莫不盡其性則天地之化幾矣故行其所無事順以養之而已是所謂贊天地之化育者也如堯命羲和欽若昊天至於民之析因夷曠鳥獸之導尾希革毛毳毼毛無不與知則所贊可知矣天地之化育猶有所不及必人贊之而後備則天地非人不立故人與天地並立為三才此之謂與天地參○游氏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故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千萬人之性一己之性是也故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萬物之性一人之性是也故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同焉皆得者各安其常則盡人之性也至於盡物之性則和氣充塞故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大如是則天覆地載教化各任其職而成位乎其中矣○楊氏曰性者萬物之一源也非夫體天德者其孰能盡之能盡其性則人物之性斯盡矣言有漸次也贊化育參天地皆其分內耳○又曰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則數雖多反而求之於吾身可也故曰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以己與人物性無二故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陳氏曰此說大體未知如聖人之渾然無欠闕者也

致推致也語錄曰凡事皆當推致其理如事父母便友便推致其孝事君便推致其忠交朋致其信

曲一偏也語錄曰曲不是全體只是一偏之善形者積中而發外陳氏曰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便是形見

著則又加顯矣語錄曰如見面盎背是著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陳氏曰此明字却與誠則明之意又別彼明字是智中通明無所不照之謂此乃充實而有輝光之明矣

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語錄曰動是方感動他變則已改其舊俗然尚有痕迹在化則都消化了無復痕迹矣

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

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語錄曰人所稟各有偏善或稟得剛強或稟得和柔各有一偏之善能一一推之以至乎其極則能貫通乎全體矣○又曰是隨其善端發見處於此更就此上推致以造其極發見於彼便就彼上推致以造其極非是止就其發見一處推致之也如從此惻隱處發便從此發見處推至其極從羞惡處發便就此發見處推至其極

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陳氏曰自形著至變化以致曲之效言之至此則人道極其至亦如天之道也

右第二十三章

言人道也

或問致曲之說曰人性雖同而氣稟或異自其性而言之則人自孩提聖人之質悉已完具以其氣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而言之則唯聖人為能舉其全體而無所不盡上
 章所言至誠盡性是也若其次則善端所發隨其
 所稟之厚薄或仁或義或孝或弟而不能同矣自
 非各因其發見之偏一一推之以至乎其極使其
 薄者厚而異者同則不能有以貫通乎全體而復
 其初即此章所謂致曲而孟子所謂擴充其四端
 者是也

語錄曰問既是四端安得謂之曲曰四端先後互發豈不是曲
 孟子云知皆擴而充之則是可見若謂只有此曲則是衷惠
 之偏如何得該備聖人具全體一齊該了而當用時亦只是發一端如用
 仁則義禮智如何上來得問雖發一端然其餘只平鋪在要用即用不似
 以下人有先後間斷之意須待擴而後充曰然程子之言大意如此案程子曰人自孩
 只先於偏勝處發或仁或義或孝或弟去氣偏處發便是致曲去性上脩
 便是直養然同歸于誠○語錄曰問程子說從一偏致曰須件件致去如

孝弟須件件致得到誠孝誠弟處如
 仁義須件件致到仁之誠義之誠處

基之射為說

案程子曰曲偏曲之謂非大道也曲能有誠就一事中
 用志不分亦能有誠且如技藝上可見如養由基射之

類是故有疑於專務推致其氣質之所偏厚而無

隨事用力悉有眾善之意

語錄曰問程子說致曲先於偏勝
 處發似未安如此則專主一偏矣

曰此說甚可疑須於事
 上論不當於人上論

又以形為參前倚衡所立卓爾

之意則亦若以為己之所自見而無與於人也豈

其記者之略而失之與至於明動變化之說則亦

無以易矣

案程子曰誠則形誠後便有物如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
 則見其倚於衡如有所立卓爾皆若有物方見如無形是

見何物也形則著又著見也著則明是有輝光之時也明則動誠能動人
 也君子所過者化豈非動乎或曰變與化何別曰變如物方變而未化化
 則更無舊迹自然之謂也若張子之說以明為兼照動為
 莊子言變大於化非也

從義變為通變化為無滯則皆以其進乎內者言之失其指矣蓋進德之序由中達外乃理之自然如上章之說亦自己而人自人而物各有次序不應專於內而遺其外也且夫進乎內之節目亦安得如是之繁促哉

案張子曰致曲不貳則德有定體體象誠定則必將從義誠能從義則德自通變能通其變則圓神無滯游氏說亦得之但說致曲二字不同非本意耳

案游氏曰誠者不思不勉直心而徑行也其不敢徑行也故曰致曲曲折而反諸心也擬議之間鄙詐不萌而忠信立矣故曲能有誠有諸中必形諸外故誠則形於身必著於物故形則著誠至於著則內外洞徹清明在躬故著則明明則有以動眾故明則動動則有以易俗故動則變變則革汚以為清革暴以為良然猶有迹也化則其迹泯矣日用飲食而已至於化則神之所為也非天下之至誠孰能與於此楊氏既以輝光發外

為明矣而又引明則誠矣則似以明為通明之明既以鶴鳴子和為動矣而又曰化非學問篤行所及則似以化為大而化之之化此其上下文意不相承續且於明動之間本文之外別生無物不誠一節以就至誠動物之意尤不可曉今固不能盡錄然亦不可不辨也

案楊氏曰能盡其性者誠也其次致曲者誠之也學問思辨而篤行之致曲也用志不分故能有誠誠於中形於外參前倚衡不可揜也故形則有物故著著則輝光發於外故明明則誠矣未有誠而不動動而不變也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非動乎曲能有誠誠在一曲也明則誠矣無物不誠也至於化則非學問思辨篤行之所及也故惟天下至誠為能化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

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見音現

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著所以筮龜所以下

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

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一豪私

偽留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語錄曰在我無一豪私偽

故常虛明自能見得如禎祥妖孽與著龜所告四體所動皆是此理已形見但

久不能見耳聖人至誠無私偽所以自能見得且如著龜所告之吉凶甚明但

非至誠人却不能見也○愚謂天地萬物不離一氣興亡之證見於妖祥卜筮

右第二十四章

言天道也

或問至誠如神之說曰呂氏得之矣其論動乎四

體為威儀之則者尤為確實案呂氏曰至誠與天地同德與天地同流矣興亡之兆禍福之來感於吾心動於吾氣如有萌焉無不

與天地同流矣興亡之兆禍福之來感於吾心動於吾氣如有萌焉無不

前知况乎誠心之至求乎著龜而著龜告察乎四體而四體應所謂莫見

乎隱莫顯乎微者也此至誠所以達乎神明而無間故曰游氏心合

於氣氣合於神之云非儒者之言也且心無形而

氣有物若之何而反以是為妙哉案游氏曰至誠之道精一無間心合於氣氣合

於神無聲無臭而天地之間物莫得以遁其形矣不既神矣乎程子用便近二之論蓋因異

教之說案程子曰人固可以前知然其理須是用則知不用則不知知不如不知之愈蓋用便近二所以釋子謂又不是野狐精也

如蜀山人董五經之徒亦有能前知者案程子曰蜀山人不起念十年便能前知○又嵩前有董五經隱者也程子聞其名謂其亦窮經之士特往造焉董平日未嘗出是日不值還至中途遇一老人負茶果以歸且曰

君非程先生乎程子異之曰先生欲來信息甚大某特入城置少茶果將以奉待也程子以其誠意復同至其舍語甚效亦無大過人者但久不與物接心靜而明也

者為真可貴而賢於至誠之前知也至誠前知乃因其事理朕兆之已形而得之如所謂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者非有術數推驗之煩意想測度之私也亦何害其為一哉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道也之道音導

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

錄語

曰誠者是箇自然成就底道理不是人去故作安掛底物事道都是箇無情底道理却須是人自去行始得○又曰誠者自成如這箇草樹所以有許多根株枝葉條幹者是自實有底如人便有耳目鼻口手足百骸都是你自實有底道理雖是自然底道理然却須你自去做始得

誠以心言

本也

語錄曰問既說物之所以自成又云誠以心言莫是心者物之所存主處不曰誠以心言者是就一物上說凡物必有是心有是心然後有是

事道以理言用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

語錄曰有是理則有是物徹頭徹尾皆是此理所為未有無此理而有此物也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

盡而無有矣

文集曰凡有一物則其成也必有所始其壞也必有所終而其所以始者實理之至而向於有也其所以終者實理之盡而向於無也若無是理則亦無是物矣故人之心中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為亦

如無有

語錄曰且如而今對人說話若句句說皆自心中流出這便是有物若是脫空誑誕不說實話雖有兩人相對話其實如無物也○

陳氏曰凡人做事自頭徹尾純是一箇真實心方有此一箇物若此心間斷無誠實雖做此一件事如不做一般

而君子必以

誠為貴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而

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

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知去聲

誠雖所以成已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

行於彼矣語錄曰誠雖所以成已然在我真實無偽自然及物仁者體之存智者用之

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陳氏曰仁之體在我者也知之用見於外

措之而皆得其宜也語錄曰成已成物固無內外之殊但必先成已然後能成物此道之所以當自行也

右第二十五章

言人道也

言人道也

二十五章之說曰自成自道如程子說乃與

下文相應案程子曰誠者自成如至誠事親則成人子至誠事君則成人臣○又曰學者不可以不誠雖然誠者在知道本而

誠之游揚皆以無待而然論之其說雖高然於此

為無所當且又老莊之遺意也案游氏曰誠者非有成之者自成而已其為道非有

道之者自道而已自成自道猶言自本自根也○楊氏曰誠自成道自道無所待而然也誠者物之終始不

誠無物之義亦唯程子之言為至當然其言太略

故讀者或不能曉請得而推言之蓋誠之為言實

而已矣然此篇之言有以理之實而言者如曰誠

不可揜之類是也有以心之實而言者如曰反諸

身不誠之類是也讀者各隨其文意之所指而尋

之則其義各得矣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者以理言之則天地之理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至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為也

陳氏曰以造化言之如天地間生成萬物自古及今無一物之不實散殊上下自古有是到今亦有是非古有而今無皆是實理之所為大而觀之自太始以至萬古莫不皆然若就物觀之其徹始徹終亦只是一實理如此姑以一株花論來春氣流注到則萌蘗生花春氣盡則花亦盡又單一就花藥論氣實行到此則花便開氣消則花便謝亦盡了方其花萌蘗此實理之初也至到謝而盡處此實理之終也

以心言之則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中

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為也

陳氏曰自聖人論之合下天理渾全真實無妄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又就聖人做一事論之自始至終皆此心真實之理所為如祭義云其立之也敬以誠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

受命已徹而退敬齋之色不絕於面此是祭之終始徹首徹尾皆一箇真實之心所為如此

此所謂誠者物之終始者然也

潘氏曰出於誠則有始有終苟未至於聖人而其本

心之實者猶未免於間斷

陳氏曰自大賢以下真實無妄未能如聖人故本心之實處不能無間斷則自其實有是心之初以至未有間斷之前

所為無不實者及其間斷則自其間斷之後以至未相接觸之前凡所云為皆無實之可言雖有其

事亦無以異於無有矣

語錄曰如人做事未做得一半便棄了即一半便不成如曰

三月不違則三月之間所為皆實而三月之後未免於無實蓋不違之終始即其事之終始也日月

至焉則至此之時所為皆實而去此之後未免於

無實蓋至焉之終始即其物之終始也

陳氏曰如顏子三月不違仁在

三月之內徹頭徹尾皆是一箇誠心若三月之後則未免有間斷而不實矣故就三月不違言之其三月乃顏子為仁之終始其餘則日月至焉之外其間斷固多只就日月至處觀之其日月之間徹頭徹尾亦門人為仁之終始也○或疑事之終始與物之終始何別愚謂心不違仁就事見故以事言至其境界是實地故以物言是則所謂不誠無物者然也
潘氏曰不誠則非惟無終而其始已非其有矣

以是言之則在天者本無不實之理故凡物之生於理者必有是理方有是物未有無其理而徒有不實之物者也在人者或有不實之心故凡物之出於心者必有是心之實乃有是物之實未有無其心之實而能有其物之實者也程子所謂徹頭徹尾者蓋如此

案程子曰誠者物之終始猶俗語徹頭徹尾不誠更有甚物也○葉

氏曰程子所謂徹頭徹尾便是不少間斷

其餘諸說大抵皆知誠之在天為實理而不知其在人為實心是以為說太高而往往至於交互差錯以失經文之本意正猶知愛之不足以盡仁而凡言仁者遂至於無字之可訓其亦誤矣呂氏所論子貢子思所言之異亦善而猶有未盡者蓋子貢之言主於知子思之言主於行故各就其所重而有賓主之分亦不但為成德入德之殊而已也

案呂氏曰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學不厭所以成己此則成己為仁教不倦所以成物此則成物為智何也夫盡性以成己則仁之體也推是以成物則智之事也自成德而言也學不厭所以致吾知教不倦所以廣吾愛自入德而言也此子思子貢之言所以異也

楊氏說物之終始直以天行二字為

解蓋本於易終則有始天行也之說假借依託無所發明楊氏之言蓋多類此最說經之大病也又謂誠則形而有物不誠則輟而無物亦未安誠之有物蓋不待形而有不誠之無物亦不待其輟而後無也其曰由四時之運已則成物之功廢蓋亦輟而後無之意而又直以天無不實之理喻夫人有不實之心其取譬也亦不親切矣彼四時之運夫豈有時而已者哉

案楊氏曰其為物終始天行也誠則形形則無物矣由四時之運已則成物之功廢焉尚何終始之有故以習則不察以行則不著以進德則不可久以脩業則不可大故君子唯誠之為貴

故至誠無息

既無虛假自無間斷

陳氏曰凡假偽底物久則易間斷真實則無間斷

不息則久久則徵

久常於中也徵驗於外也

語錄曰久然後有證驗只日兩日工久充實於內自然昭著於外如見面盎背之類乃是證驗處

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

陳氏曰自徵以下至高明皆其實德驗於外處

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

語錄曰此是言聖人功業曰徵則悠遠至博厚高明無疆皆是功業著見如此故云德著于四方

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

語錄曰久是就他骨子裏說鎮常如此之意悠是自今觀後見其無終窮之意

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

語錄曰譬如為臺觀須是大做

根基方始上面可以高大又如萬物精氣蓄於下者深厚則其發越于外者自然光明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潘氏曰久是久於內悠是久於外○永嘉陳氏曰不息則久是誠積於內微則悠遠是誠積於外下却

變文為悠久則是兼上文內外而言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

悠久也語錄曰問以存諸中者而言則悠久在高明博厚之前見諸用者而言則悠久在博厚高明之後如何曰此所以為悠久也若始初悠久未梢不悠久便是不悠久矣○陳氏曰初頭本是悠遠

方能至於高厚今又由高厚以至於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陳氏曰同用以玃言同體以德言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見音現

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

天而言也無為而成以無疆而言也陳氏曰不見而章是不章著此處與地一般不動而變動則猶有形迹至於不動則如天之變化萬物無形迹此處與天一般無為而成有所為而成尚有形迹無所為而成其功用至於悠久自不見其形迹此以悠久無疆言之也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可

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陳氏曰不貳者純一之意

誠故不息蔡氏曰不貳則無間斷所以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

然者陳氏曰自開闢以至於今其生成萬物無有窮已蓋莫知其所以然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

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

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

物之功

五之三

中庸集註

直

方汝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鼃鼃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夫音扶華藏並去聲卷平聲勺市若反

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語錄曰管天也是天恁地大底只是天振收也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三山陳氏曰大意蓋言天地聖人皆得此實理無有

駁維無有間斷始能有此功用耳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語錄曰舉此全體而言則其氣象功效自是如此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於音烏乎音呼

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陳氏曰不顯者言甚顯也純純一不雜也真氏曰純是至誠無一毫人偽之雜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黃氏曰誠便是維天之命不息便是於穆不已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真氏曰惟其純誠無雜自然能不已如天之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晝而夜夜而晝循環運轉不息不待以其誠也

中庸集註

直

通志堂

聖人之自壯而老自始而終無一息之懈亦以其誠也既誠自然能不已

右第二十六章

言天道也葉氏曰言聖人與天地合德是為天道

或問

二十六章之說曰此章之說最為繁雜如游

楊無息不息之辨恐未然若如其言則不息則久

以下至何地位然後為無息耶案游氏曰至誠無息天行健也若文王之德之純是

也未能無息而不息者君子之自強也若顏子三月不違仁是也○楊氏曰無息者誠之體也不息所以體誠也○語錄曰不息只如言無息游楊氏分無息為至誠不息所以體乎誠非身○葉氏曰雖變文去不息若就聖人至誠言之只是自然無息不可以不字為學者用力事也

游氏又以得一形容不貳之意亦假借之類也字雖

密而意則踈矣案游氏曰其為物不貳天地之得一也一則不已故覆載萬物雖刻眾形而莫知其端也故生物不

測呂氏所謂不已其命不已其德意雖無爽而語

亦有病蓋天道聖人之所以不息皆實理之自然

雖欲已之而不可得今日不已其命不已其德則

是有意於不已而非所以明聖人天道之自然矣

案呂氏曰天之所以為天不已其命而已聖人之所以為聖不已其德而已其為天人德命則異其所以不已則一故聖人之道可以配天者如此

而巳又以積天之昭昭以至於無窮譬夫人之充其

良心以至於與天地合德意則甚善而此章所謂

至誠無息以至於博厚高明乃聖人久於其道而

天下化成之事其所積而成者乃其氣象功效之

謂若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巳非謂

在己之德亦待積而後成也故章末引文王之詩以證之夫豈積累漸次之謂哉若如呂氏之說則是因無息然後至於誠由不已然後純於天道也

失其旨矣

案呂氏曰雖天之昭昭之多而已雖地之廣撮土之多而巳山之一卷水之一勺亦猶是矣其所以高明博厚神明不測者積之之多而已今夫人之有良心也莫非受天地之中是為可

欲之善不充之則不能與天地相似而至于聖者充其良心德感仁熟而後爾也故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如指人之良心而責之與天地合德猶指撮土而求其載華岳振河海之力指一勺而求其生蛟龍殖貨財之功是亦不思之甚也○語錄曰諸家多將此章做進德次第說只一箇至誠已該了豈復有許多節次

楊氏動以天故無息之語甚善

案楊氏曰誠自成非有假於物也而其動以天故無息其曰天地之道聖人之德無二致焉故方論聖人之事而又曰天地之道可一

言而盡蓋未覺其語之更端耳

案楊氏曰積而至於博厚高明則覆載成物之能事

備矣其用則不可得而見也故配天地無疆言之所以著明之也然天地之道聖人之德其為覆載成物之功則無二致焉故又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所謂一言者誠而已互相明也精一而不二故能生物不測不誠則無物矣至謂天之所以為

天文王之所以為文皆原於不已則亦猶呂氏之

失也

案楊氏曰誠之一言足以盡之不息之積也若夫擇善而不能固執之若存若亡而欲與天地合德其可乎故又繼之天之所以為

天文王之所以為文皆原於不已大抵聖賢之言內外精粗各有攸當

而無非極致近世諸儒乃或不察乎此而於其外者皆欲引而納之於內於其粗者皆欲推而致之於精若致曲之明動變化此章之博厚高明蓋不勝其繁碎穿鑿而於其本指失之愈遠學者不可

不察也

大哉聖人之道

包下文兩節而言

語錄曰只章首便分兩節來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

陳氏曰此一節言道體之大處

流動充滿乎天地之間而無所不在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優優充足有餘之意

文集曰問以優優大哉冠於禮儀之上者蓋言道體之大散於禮儀之末者如此曰得之

禮儀經禮也

愚謂如冠昏喪祭朝覲會同之類

威儀曲禮也

愚謂如進退升降俯仰揖遜之類

此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

陳氏曰此一節言道體之小處雖三千三百之儀而無物不有

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

待其人而後行

總結上兩節

陳氏問道之大處小處皆須待其人而後行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也

文集曰大抵發育峻極三千三百皆至道其人

則至德之人也

凝聚也成也

黃氏曰天地間有這箇物事自家要凝他須有此德凝是自家去聚他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

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

由也溫猶燖溫之溫

愚謂燖火熟物也

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

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

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語錄曰道之為體其大無外其小無

內無一物之不在焉故君子之學既能尊德性以全其大便須道問學以盡其小○黃氏曰存心則一念存萬理具致知則逐物皆當理會二者

脩德凝道之大端也陳氏曰此說脩德凝道工夫不以一豪私意自蔽

語錄曰謂心曾開關無此疆彼界之殊不以一豪私欲自累語錄曰謂無一豪人欲之私以累於已纔汨於

人欲便卑汙矣○或疑不以一豪私欲自蔽若可以移解高明不以一豪私欲自累若可以移解廣天愚謂雖總說尊德性亦有先後之序意者萌動之始止

可言蔽一為意所蔽則廣大處已被窒塞了欲則不止涵泳乎其所已

知語錄曰言涵養此已敦篤乎其所已能陳氏曰加之篤厚便守得有力此皆

存心之屬也陳氏曰此皆存心以極乎道體之大也析理則不使有蒙矓之

差語錄曰須是從灑掃應對進退問答色色留意○陳氏曰是講究理義象分縷析不可有一髮之差處事則不使有

過不及之謬語錄曰是事事件件理會得到一箇恰好處無些過與不及理義則日知其

所未知語錄曰如今日讀這一段所得如此明日讀這一段所得又如此兩日之間所讀同而所得不同節文則日

謹其所未謹語錄曰纔說一箇禮字便有許多節文此皆致知之屬也陳氏曰此皆致

知以極道理之細也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

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語錄曰此便是互相為用處尊德性至敦

厚此上一截便是渾淪處道問學至崇禮此下一截便是詳密處道體之大處直是難守細處又難窮究若有上面一截而無下面一截只管道是我渾淪更

不務致知如此則茫然無覺若有下面一截而無上面一截只管要纖悉皆知更不去行如此則又空無所寄聖賢所示入德

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

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

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倍與

興謂興起在位也

語錄曰如興賢能之興

詩大雅烝民之篇

右第二十七章

言人道也

或問 二十七章之說曰程張備矣

程子曰自大哉聖人之道至至道不凝焉皆是

一貫○又曰德性者言性之可貴與言性善其實一也○又曰須是合內外之道一天人齊上下學而上達極高明而道中庸○又曰極高明而道中庸非二事中庸天理也天理固高明不極乎高明不足以道中庸中庸乃高明之極也○又曰理則極高明行之只是中庸也○張子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之非仁也吳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巨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又曰不尊德性則問學從而不道不致廣大則精微無所立其誠不極高明則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矣○又曰尊德性猶據於德德性須尊之道行也問問得者學行得者疑學問也尊德性須是將前言往行所聞所知以參驗恐行有錯致廣大須盡精微不得鹵莽極高明須道中庸之道○又曰致廣

大極高明此則儘遠大所處則直是精約○又曰溫故知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繹舊業而知新益思昔未至而今至之緣舊所見聞而察來皆其義也
張子所論逐句為義一條甚為切於文義
案

子曰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皆逐句為一義上言重下語輕
故呂氏因之
案

氏曰道之在我者德性而已不先貴乎此則所謂問學者不免乎口耳為人之事而已道之全體者廣大而已不先充乎此則所謂精微者或偏或隘矣道之上達者高明而已不先止乎此則所謂中庸者同汗合俗矣
然須更以游楊二說足

之則其義始備耳
案游氏曰懲忿窒慾閑邪存誠此尊德性也非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則擇善不明矣故繼之以

道問學尊德性而道問學然後能致廣大尊其所聞行其所知充其德性之體使無不該備此致廣大也非盡精微則無以極深而研幾故繼之以盡精微致廣大而盡精微然後能極高明始也未離乎方今則無方矣始也未離乎體今則無體矣離形去智廓然大通此極高明也非道中庸則無踐履可據之地不幾於蕩而無執乎故繼之以道中庸高明者中庸之妙理而中庸者高明之實德也其實非兩體也○楊氏曰尊德性而後能致廣大致廣大而後能極高明道問學而後能盡精微盡精微而後能擇中庸而固執之入德之序也○愚謂張子言逐句為義呂氏因之游氏以

逐句相承接為說楊氏以逐句上一節承上一節下一節承下一節為說兼而讀之其義始備游氏分別至道至

德為得之唯優優大哉之說為未善案游氏曰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至道之功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至道之具也洋洋乎言上際於天下蟠於地也優優大哉言動容周旋中禮也夫以三百三千之多儀非天下至誠孰能從容而盡中哉故曰待其人而後行蓋盛德之至者人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至德非他至誠而已矣而以無

方無體離形去智為極高明之意見上注又以人德

地德天德為德性廣大高明之分則其失愈遠矣

案游氏曰尊其德性而道問學入德也致廣大而盡精微地德也極高明而道中庸天德也自人之天則上達矣楊氏之說

亦不可曉蓋道者自然之路德者人之所得故禮

者道體之節文必其人之有德然後乃能行之也

今乃以禮為德而欲以凝夫道則既誤矣而又曰

道非禮則蕩而無止禮非道則梏於儀章器數之

末而有所不行則是所謂道者乃為虛無恍惚元

無準則之物所謂德者又不足以凝道而反有所

待於道也其諸老氏之言乎誤益甚矣案楊氏曰道之峻極于天道之

至也無禮以範圍之則蕩而無止而天地之化或過矣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所以體道而範圍之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所謂至德者禮其

是乎夫禮天所秩也後世或以為忠信之薄或以為偽皆不知天者也故曰待其人而後行蓋道非禮不止禮非道不行二者常相資也苟非其人而

梏於儀章器數之末則愚不肖者之不及也尚何至道之凝哉温故知新敦厚崇禮諸說

但以二句相對明其不可偏廢大意固然然細分

之則温故然後有以知新而温故又不可不知新

敦厚然後有以崇禮而敦厚又不可不崇禮此則

諸說之所遺也大抵此五句承章首道體大小而言故一句之內皆具大小二意如德性也廣大也高明也故也厚也道之大也問學也精微也中庸也新也禮也道之小也尊之道之致之盡之極之道之溫之知之敦之崇之所以脩是德而凝是道也語錄曰問溫故恐做不得大看曰就知新言之便是新來方理會得那枝分節解底舊來已見得大體與他溫尋去亦有大小之意○黃氏曰至道大也有小也有至德大也盡小也盡君子所以貴修德尊德性是修大德便凝得大道問學是修小德便凝得小道以其於道之大小無所不體故居上居下在治在亂無所不宜此又一章之通旨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

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好去聲裁古灾字

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也語錄曰以下文觀之非不師古之謂也○陳氏曰謂

生今之世而欲復古之道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疏貴賤相接之體也愚謂如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尊而尚齒商人貴爵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之類

度品制愚謂如虞書同律度量衡之類下文車同軌亦其一

文書名語錄曰如大字喚做大字上字喚做下字此之謂書名是那字底名○又曰古者人不甚識字字易得差所以

每歲一番使大行人之屬巡行天下考過這字是正與不正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行去聲

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陳氏曰古之造車依在地之轍迹而為之倫

次序之體

語錄曰次序如等威節文之類體如辨上下定民志君臣父子貴賤尊卑相接之體皆是天子制此禮通天下共行之故其次

序之體等威節文皆如一也

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

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右第二十八章

承上章為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

或問子思之時周室衰微禮樂失官制度不行於天下久矣其曰同軌同文何耶曰當是之時周室雖衰而人猶以為天下之共主諸侯雖有不臣之心然方彼此爭雄不能相尚下及六國之未亡猶未有能更姓改物而定天下于一者也則周之文軌孰得而變之哉三山陳氏曰案魯穆公元年子思作中庸蓋周威烈王之十七年也是時列國雖強猶有周制曰周之車軌書文何以能若是其必同也曰古之

有天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以新天下之耳目而一其心志若三代之異尚其見於書傳者詳矣軌者車之轍迹也周人尚輿而制作之法領於冬官其輿之廣六尺六寸故其轍迹之在地者相距之間廣狹如一無有遠邇莫不齊同凡為車者必合乎此然後可以行乎方內而無不通不合乎此則不惟有司得以討之而其行於道路自將偏倚龜縮而跬步不前亦不待禁而自不為矣古語所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蓋言其法之同而春秋傳所謂同軌畢至者則以言其四海之內政令

所及者無不來也文者書之點畫形象也周禮司徒教民道藝而書居其一又有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而大行人之法則又每九歲而一喻焉其制度之詳如此是以雖其末流海內分裂而猶不得變也必至於秦滅六國而其號令法制有以同於天下然後車以六尺為度書以小篆隸書為法而周制始改爾孰謂子思之時而遽然哉

三山陳氏曰秦吞併後始用六

為紀而輿六尺是改車之軌損於周者六寸矣又命李斯程邈更制小篆隸書而後書之文始不同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王去聲

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

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

也三山陳氏曰上乎周而為夏商禮非不善然既於今而無所證則民將駭而不信矣下而不獲用於周如孔子者德非不善然不得顯位以行之則民亦玩而不信矣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

事也語錄曰君子指在上之人上章言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就那身上說只做得那般事看本諸身有其

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

於彼也天地者道也語錄曰問以上下文例之此天地似乎形氣之天地蓋建諸天地之間而其道不悖於我也

曰此天地只是道耳謂吾建於此而於道不相悖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

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感知人

也陳氏曰鬼神天理之至也聖人人道之至也惟知天理之至所以無疑惟知人道之至所以不惑

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

潘氏曰行有成迹故可效法言只言其理如此未有事迹之可言必在人準則而推行之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惡去聲射音姤詩作斃

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而言

右第二十九章

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或問二十九章之說曰三重諸說不同雖程子亦

因鄭注然於文義皆不通案程子曰三重即二王上達之事如性命之禮此即鄭注之說唯呂氏

一說為得之耳至於上下焉者則呂氏亦失之惜

乎其不因上句以推之而為是矛盾也案呂氏曰上焉謂上達之事如性命

道德之本不驗之於民之行事則徒言而近於荒唐下焉者謂下達之事如刑名度數之末隨時變易無所稽考則臆見而出於穿鑿二者皆無取信於民是以民無所適從曰然則上焉者以時言下焉者以位言

宜不得為一說且又安知下焉者之不為霸者事耶曰以王天下者而言則位不可以復上矣以霸

者之事而言則其善又不足稱也亦何疑哉曰此章文義多近似而若可以相易者其有辨乎曰有

三王以迹言者也故曰不謬言與其已行者無所差也陳氏曰謂考質諸三王驗其所已行之迹而不差繆天地以道言者也故曰不

悖言與其自然者無所拂也陳氏曰謂立諸天地之間

神無形而難知故曰無疑謂幽有以驗乎明也後鬼

聖未至而難料故曰不惑謂遠有以驗乎近也潘

言之也道者人所共由兼法與則而言之也法謂曰通天下一理耳無往不在無時不

法度人之所當守也則謂準則人之所取正也遠然是以達幽明貫古今而無所不通

者悅其德之廣被故企而慕之近者習其行之有

常故久而安之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陳氏曰堯舜人道之

極故宗之法度至周

而備故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

守之陳氏曰天時者春夏秋冬之四時有自然之運故聖人法皆兼內

外該本末而言也語錄曰兼本末內外精粗而言是言聖人功夫○

其中律天時者大則顯晦屈伸襲水土者小則

採山鈞水細底道理為本為內巖底為末為外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

日月之代明辟音譬幬徒報反

錯猶迭也此言聖人之德葉氏曰是述夫子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

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陳

氏

通志堂

中書卷流

曰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大化流行萬物止其所而四時日月錯行代

明而不相悖陳氏曰四時錯行日月代明一寒一暑一晝一暮似乎相反而其實非相違悖○潘氏曰錯行代明者變通之用也

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

德之敦化語錄曰大德是敦那化底小德是流出那敦化底出來這便如忠便是做那怨底怨便是流出那忠來底如中和便是大德

敦化和便是小德川流自古巨今都只是這一箇道理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

之本黃氏曰大德是心之本體無許多大底亦做不得小底出來川流者如川之流脉絡分

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

窮也葉氏曰川流者言如川之流有枝有派觸處彌滿流行不已也敦化者言蘊蓄妙理深厚盛大其來無端莫窺其自也此言

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辟之意也語錄曰是言天地之大如此言天地則見聖人矣

右第三十章

言天道也

或問小德大德之說曰以天地言之則高下散殊

者小德之川流於穆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聖人

言之則物各付物者小德之川流純亦不已者大

德之敦化以此推之可見諸說之得失矣陳氏曰大德是就造化

化渾淪大本處論造化之大本處敦厚則根本盛大其出也流行而不窮小德是就造化中間條貫處細碎論造化之生成其條理如川水之流脉

給分明而晝夜之流不息若以天地言則萬物之或高或下或散或殊者小德之川流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大德之敦化若以本文言之則萬物

有許多種類各正其所而不相害四時日月之運行而不相悖是小德之川流天地覆載而萬物並育四時日月其道並行是大德之敦化此說天

地之道所以為大而孔子之德所以取譬於斯曰子之所謂兼內外該本末而

言者何也曰是不可以一事言也姑以夫子已行

之迹言之則由其書之有得夏時贊周易也由其行之有不時不食也迅雷風烈必變也以及於仕止久速之皆當其可也而其所以律天時之意可見矣由其書之有序禹貢述職方也由其行之有居魯而逢掖也居宋而章甫也以及於用舍行藏之所遇而安也而其襲水土之意可見矣若因是以推之則古先聖王之所以迎日推策頒朔授民而其大至於禪授放伐各以其時者皆律天時之事也其所以體國經野方設居方而廣至於昆蟲草木各遂其性者皆襲水土之事也使夫子而得

邦家也則亦何慊於是哉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聰明睿知生知之資

陳氏曰聰明睿知者聖人生知安行之資蓋首出庶物者也聰是耳之所聽無不聞明是目之所視無不見睿是無所不通知是無所不知

須是強得那一人大得至於百人千人萬人皆然若臨天下便須臨得天下方得

臨謂居上而臨下也

語錄曰且如臨一人

德曰有容發是奮發強是強而有方剛毅皆剛意此義也義則操執得牢固

其下四者乃仁義禮知之

故曰有執齊是齊嚴莊是端莊中則無過不及正則不偏此言禮也故曰有敬文理密察此知也故曰有別

文文章也

語錄曰如物之

燦然而有文章

理條理也

語錄曰理是有條辨逐一路子以各有條謂之理○又曰如竹木之文理相似直是

一般理橫

密詳細也

語錄曰此是聖人於至纖至悉處無不詳審且如一物初破作兩箇又破作四片若未恰好又破作

甘信

八片只

管詳密

陳氏曰謂足以分別事物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博周徧而廣闊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

語錄曰溥周徧博宏大淵深沈

泉便有箇發達不已底意

出發見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

發見於外也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

而民莫不說

見音現說音悅

言其充積極其盛

陳氏曰此言上二句

而發見當其可也

陳氏曰此言下三句○

愚謂當其可即合理之謂也見是方出而未形於言行之間如下章所謂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是也下面方分言行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

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

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施去聲隊音墜

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

如天也

右第三十一章

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

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

夫音扶焉於虔反

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

而合之也

語錄曰治絲者先須逐條理其頭緒而分之所謂經也然後比其類而合之如打條者必取所分之緒比類而合為一所謂綸也

陳氏曰一是分疏條理一是牽聯相合

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

陳氏曰即君臣父子

兄弟夫婦朋友之大倫

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

陳氏曰即是中者天下之大本一般中乃未發之中就性論今

所謂大本以所性之全體論

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

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為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

陳氏曰如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兄弟是夫婦是夫婦是夫婦各有條理一定而不亂故曰經如君臣之相敬父子之相親夫婦之相倡和兄弟之相友睦朋友之相切磋琢磨牽比其倫類自然相合故曰綸惟聖人極誠無妄於人倫各盡其所當然之實皆可以為天下後世之標準如使契教人倫蓋吾身已有箇標準故人皆取法之

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

陳氏

曰聖人於所性之全體初無一毫人欲之雜及發而應事接物千條萬緒千變萬化皆從大本中流出其本根所在甚宏大非誠極其至不能立之

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

聞見之知而已

語錄曰天地化育如春夏秋冬日月寒暑無一息之差知化者真知其必然所謂知者至誠無偽有以默契也

陳氏曰知字不可以聞見之知論只如肝膽相照一般聖人之德極誠無妄其生育變化萬物之功與天地造化胞合交契渾融一體所謂知也

此皆

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

哉

語錄曰堂堂然流出夫焉有倚靠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肫之純反

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

陳氏曰經綸大經須加懇切詳細之功不可有急迫操切之意

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

陳氏曰靜深則有根本而不竭故以立本言

浩浩

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

陳氏曰此誠之體與天同其大故其生育變化與天同其功故以知化言

其

淵其天則非特如之而已

永嘉陳氏曰如天如淵猶是二物其天其淵即聖人便是天淵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聖知之知去聲

固猶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

語錄曰問上面聖人是人下面聖人

是聖人之道曰亦是人也惟有其人而後至誠之道乃始實見耳○陳氏曰非若此等人則不能知得此等事

右第三十二章

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前章言至

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聖

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則亦非二物

矣

語錄曰至聖至誠只是以表裏言至聖是其德之發見乎外者至誠則是那裏面骨子至誠處非聖人不自知至聖則外人只見得到這處或曰至誠至聖亦可以體用言否曰體用也不相似只是說得表裏○葉氏曰至聖指發用神妙而言仍上文小德川流之意至誠指大經大木之實理而言仍上文大德敦化之意非至聖無以顯至誠之全體非至誠無以全至聖之妙用其實非二物也○永嘉陳氏曰聖者

靈通變化之稱人道之極功誠者真實無妄之謂與天合德也經中凡說天德處必曰至誠凡論人倫之至處必曰至聖此篇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或問至聖至誠之說曰楊氏以聰明睿智為君德

者得之而未盡其寬裕以下則失之蓋聰明睿智

者生知安行而首出庶物之姿也容執敬別則仁

義禮智之事也

案楊氏曰書曰惟天生聰明時又易曰知臨大君之且吉則聰明睿智人君之德也故足以有臨寬裕溫柔仁之質也故足以有容發強剛毅以致果故有執齊莊中正以直內故有敬文理密察理於義也故有別○語錄曰問理於義也曰便是怕如此說這一句了未得又添一句都不可曉經綸以下諸家之說亦或得其

文義但不知經綸之為致和立本之為致中知化

之為窮理以至於命且上於至誠者無所繫下於

焉有所倚者無所屬則為不得其綱領耳游氏以

上章為言至聖之德下章為言至誠之道者得之

案游氏曰聰明睿智聖德也寬裕溫柔仁德也發強剛毅義德也齊莊中正禮德也文理密察智德也溥博者其大無方淵泉者其深不測或容以為仁或執以為義或敬以為禮或別以為智惟其時而已此所謂時出之也夫然故外有以正天下之觀內有以通天下之志是以見而民敬言而民信行而民悅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莫不心悅而誠服此至聖之德也天下之大經五品之民彝也凡為天下之常道皆可名於經而民彝為大經也淵淵其淵非特如淵而已浩浩其天非特如天而已此至誠之道也

其說自德者其用以下皆善案游氏曰德者其用也有目者血氣者莫不尊親道者其本也非道同志一莫窺其奧故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蓋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故其言之序相因如此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

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

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

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葉氏曰上三章極言孔子體天之德與夫至聖至誠之功用中庸之道至矣盡矣子思又慮學者馳騁於高遠而忘下學之功夫而或失其指歸故此章總論必自下學務內至親至切言之然後極於至精至微不可擬

詩國風衛碩人鄭之丰皆作衣錦褻衣製絀同

禪衣也語錄曰古註以為禪衣所以襲錦衣者問禪與單字同異曰同沈括謂絀與縵同是用縵麻織疏布為之不知是也尚加

也陳氏曰衣錦而加網衣以蔽之古之學者為己故其立心如此黃氏曰惡其文

之著此君子之立心如此

尚加

通志堂

矣處這理曾掩蔽不得○陳氏曰衣錦者美在其中尚綱者不求知於外古之學者只欲此道理實得於己不是欲求人知惟其不求人知所以闇然雖曰闇然而道理自彰著而不可掩猶衣錦尚綱而錦之文采自然著見於外也

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語錄曰淡則必厭簡則不文溫則不理而今却不厭而文且理

只緣有錦在裏面若上着布衫着布襖便都內外黑淬淬地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

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語錄曰小人不曾做時已報得滿地人知然實不曾做得遠之

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語錄曰是以己對物言之知在彼之是非由在我之得失風之自

著乎外者本乎內也語錄曰是知其身之得失由于乎心之邪正微之顯有諸內者

形諸外也語錄曰專指心說就裏來有為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

知所謹而可入德矣陳氏曰君子立心只是為己而又能知道理之見於遠者自近始故自近而謹者見於風化者

自身始故自身而謹有諸內者甚微而著於外者甚顯故自微而謹既知此三者而有所謹則可與之入德矣故下文引詩言

謹獨之事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

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惡去聲

詩小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

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

也陳氏曰正月詩潛雖伏矣即首章隱微處亦孔之昭即首章莫見莫顯意言隱伏之間其理甚昭明君子內省此處須是無一毫疚病如此則無愧

於心君子所以不可及者只是能於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地致其謹耳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

而信相去聲

詩大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文集曰曾子問謂之當室之白

孫炎曰當室日光所漏入也○語錄曰古人室在東南隅開門東北隅為突西北隅為屋漏西南為與人繞進便先見東北隅却到西北隅然後始到西南隅此是至深密之地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

待言動而後敬信

陳氏曰抑詩即是首章戒謹其所不睹恐懼其所不聞意屋隅人迹所不到之地此處蓋已之所不暗須是真實無妄常加戒謹恐懼方能無愧怍君子為己之功至此不待於動而應事接物方始敬蓋於未應接之前無人處已無非敬矣不待見於發言而後信實蓋於未發言之前本來真實無非信矣則其為己之功益加密矣

并言其效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

而民威於鈇鉞

假格同鈇音夫

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

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

之也

陳氏曰所以不待賞而民自勸不待怒而民自畏之

威畏也鈇莖斫刀也鉞斧也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為

幽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

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

文集曰不顯二章二十六章者別無他義故只用詩意卒

章所引緣自章首尚綱之云與章末無聲無臭皆有隱微深密之意故知其當別為一義與詩不同也○語錄曰問不顯其德案詩中例是言豈不顯也今借引此詩真作不顯說如何曰是箇幽深玄遠意是不顯中之顯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

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

功也

語錄曰此章到篤恭而天下平已是極處結局了他人孰不恭敬然却不能平天下聖人篤恭天下便平都不可測耳○陳氏曰文章至此凡

五引詩頭節說學者須為己不求人知第二節說致謹於人所不見處第三節說不特人所不見雖己所不聞不見處亦當致敬第四節說不待言說而人自化之第五節說不顯篤恭聖人至德功效有自然之應乃中庸之極功也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輶由酉二音

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

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語錄曰只是說至德自無聲色又引孔子之言以

為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

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三山陳氏曰是雖曰不大聲與色然猶有聲色

者存焉特不大之耳○蔡氏曰是猶未足以盡此理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輕如毛則

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為謂之毛則猶有可比

者是亦未盡其妙三山陳氏曰苟謂之如毛是尚容比類也○蔡氏曰是亦未足以盡此理之妙不若

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事無聲無臭然後乃為不顯

之至耳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為微妙而猶曰無

之故唯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語錄曰所謂不顯其德者幽深玄遠無可得而

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

三等然後為至也陳氏曰非是德之外又別有三等級如此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

復自下學為己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

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

已焉

語錄曰中庸後面愈說得向裏來凡八引詩一步退似一步都用那般不言不動不顯不底字直說到無聲無臭則至矣或曰到此裏還得本體曰然○又曰此段自衣錦尚絅間然日章漸漸收斂到後面一段密似一段直到聖而不可知處曰無聲無臭至矣蓋舉

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復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或問卒章之說曰承上三章既言聖人之德而極

其盛矣子思懼夫學者求之於高遠玄妙之域輕自大而反失之也故反於其至近者而言之以示入德之方欲學者先知用心於內不求人知然後可以謹獨誠身而馴致乎其極也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而其所以平者無聲臭之可尋此至誠盛德

自然之效而中庸之極功也故以是而終篇焉蓋以一篇而論之則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修道之教與夫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者於此可見其實德以此章論之則所謂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者於此可見其成功皆非空言也然其所以入乎此者則無他焉亦曰反身以謹獨而已矣故首章已發其意此章又申明而極言之其旨深哉其曰不顯亦充尚綱之心以至其極耳與詩之訓義不同蓋亦假借而言若大學敬止之例也諸說如何曰程子至矣

素程子曰不愧屋漏便是箇持敬氣象○又曰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又曰尚不愧于屋漏是敬之事○又曰聖人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事天享帝○又曰道一本也知不二本便是篤恭而天下平之道○又曰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矣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飾私智以為奇非敬也要之無敢慢而已語曰居處恭執事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也然則執事敬者固為仁之端也推是心而成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又曰毛猶有倫入豪釐絲忽終不盡○又曰中庸言道只消道無聲無臭四字總括了多少○又曰中庸之語其本至於無聲無臭其用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復歸於無聲無臭

貫而於文義尤多未當如此章承上文聖誠之極致而反之以本乎下學之初心遂推言之以至其極而後已也而以爲皆言德成反本之事則既失其章旨矣

案呂氏曰此章皆言德成反本以盡中庸之道 此章凡八引詩自衣錦

尚綱以至不顯惟德凡五條始學成德踈密淺深之序也自不大聲色以至無聲無臭凡三條皆所以贊夫不顯之德也今以不顯惟德通前三義而并言之又以以後三條者亦通爲進德工夫淺深次第則又失其條理矣

案呂氏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者蓋要其所以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不賞而勸不怒而威豈有他哉在德而已○又曰德輔如毛謂之德者猶誠之者也未至乎誠也若至乎誠則與天爲一無意無我非勉非思渾然不可得而名者也聲臭之於形微矣有物而不可見猶曰無之則上天之事可知矣○又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不賞而勸不怒而威則德孚於久而忘乎言動矣然猶有德之聲色存焉至于不大聲色然後可以入乎無聲無臭而誠一於天 至以知風之自爲知

見聞動作皆由心出

案呂氏曰以見聞之廣動作之利推所從來莫非心之所出其知風之自敷 以

知微之顯爲知心之精微明達暴著

案呂氏曰心之精微至隱至妙無聲

無臭然其理明達暴著若懸日月其知微之顯歟 **以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為人敬**

信之 案呂氏曰其中有本不待言動而人敬信 **以貨色親長達諸天下為篤**

恭而天下平 案呂氏曰君子之善與人同合內外之道則為德非特成己將以成物故君子言貨色之欲親長之始必達於

天下而後已豈非篤恭而天下平者哉 **以德為誠之之事而猶有聲色至**

於無聲無臭然後誠一於天 已見上註 **則又文義之未**

當者然也然近世說者乃有深取乎其知風之自

之說而以為非大程夫子不能言者蓋習於佛氏

作用是性之談而不察乎了翁序文之誤耳學之

不講其陋至此亦可憐也 語錄曰呂氏却是作用是性之德於學無所統攝 **游氏**

所謂無藏於中無交於物泊然純素獨與神明居

所謂離人而立於獨者皆非儒者之言 案游氏曰無藏於中無交於物

泊然純素獨與神明居此淡也然因性而已故不厭○又曰無聲無身則離人而立於獨矣 **不失足於人不失**

色於人不失口於人則又審於接物之事而非簡

之謂也 案游氏曰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此簡也然循理而已故文 **其論三知未免**

牽合之病 案游氏曰欲治其國先齊其家知遠之近也人人親其親

風之自也易於家人曰風自火出而君子以言有物行有常可不謂所自乎欲脩其身先正其心知微之顯也夫道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而常不離

心術日用之間可不謂顯矣乎 **其論德輶如毛以下則其失與呂氏**

同 案游氏曰所謂德者非甚高而難知也甚遠而難至也舉之則是故曰德輶如毛既已有所舉矣則必思而得勉而中是人道而有對也故曰

毛猶有倫若夫誠之至則無思無為從容中道是天道也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矣 **楊氏知風之自**

氏曰世之流風皆有所自清之隘和 **與呂氏舊本之說略同**

案呂氏曰墨子兼愛楊子為我其始未有害也其風之末則至於無君無父而近於禽獸伯夷之不屑就以為清柳下惠之不屑去以為和其風之末不免乎隘與不恭君子不由則其端不可不慎也故曰差之豪釐繆以千里其知風之自歟

遠要當參取呂氏改本去其所謂見聞者而益以言語之得失動作之是非皆知其有所從來而不可不謹則庶乎其可耳

案呂氏見聞之說已見上註

以德輶如毛為

有德而未化則又呂游之失也

案楊氏曰德輶如毛未至於無倫猶有德也有而不

化非其至也故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然後為至侯氏說多踈闊惟以此章為再

敘入德成德之序者獨為得之也

案侯氏曰自衣錦尚絅至無聲無臭至矣

子思再敘入德成德之序也

中庸纂疏

後學

成德

校訂

